

Property of  
H. H. Sunyueh,  
孫 筱 鶴

No.....



895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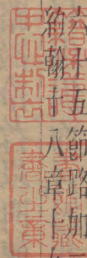




第一百五十一章論祭司長審耶穌馬太二十六

八節馬可十四章五十三至六十五節路加九

至二十  
四節



當時繫曳耶穌先至亞那之室，卽該亞法妻父，且與同院而居，昔曾爲祭司長，後被黜於羅馬，然人心猶信服，所以決疑斷事，名雖屬該亞法，實則在於亞那，故當此時，雖無審訊之權，惟欲窮詰耶穌，以摘其疵，而證其罪，審耶穌者，共有三次，初審於亞那，則先飭其言，此惟記於約翰，次審於該亞法，則已定其死，此並記於馬太馬可，三審於公會，則實斷其罪，此雖馬太馬可，亦皆有及而獨路加所記特詳，或謂約翰言初審者爲祭司長，似耶穌事蹟攷

卷九第一百五十一章論祭司長

九

仍屬該亞法，而非亞那，然此第因昔日曾任是職，故稱之耳，初審於亞那者，惟問所誨之徒，所傳之道，一則欲悉其徒之多寡，令羅馬人指爲亂階，一則欲誣其教之異端，令公會中，藉爲口實，耶穌於此，洞察其奸，故在客西馬尼，旣衛門徒，迨至此時，亦加保護，仍概不及門徒，惟曰，我於世旣明示之矣，此見動作云爲，皆極光明正大，絕無黷昧偏私，亦卽以責彼等，乘夜而來，陰謀陷害之意，又曰，我常誨於會堂殿間，猶太人恆集之處，我無私語，會堂謂猶太各省者，殿間謂耶路撒冷者，以明傳道教人之事，皆在大庭廣眾之中，所以侃侃而言，迥非私相授受，且祭司士子等，恆聚集於其間，設有可指之

疵安得逃乎公論。雖有時函丈親承，仍不憚耳提面命。然皆共聞之理，亦非別有異聞。矧聆於幽暗者，卽述於光明。語於密室者，卽宣於屋上。觀以賽亞書四十八章十六節謂：今頒斯詔，不秘藏於幽密。此卽彌賽亞之據。耶穌謂無私語，或亦本此而言。而況祭司諸人，每遣僕吏窺伺耶穌，則凡平日所言所行，無不見聞甚悉，則不必問。且於主道，猶未悉心考校，不辨可否是非，遽立規條。凡有宗主，稱基督者，卽逐之出會堂。如此，亦無須問。故曰：胡爲問我。維時旁觀者不乏人，多與聞主教者，則局中者或有隱藏。若局外者，更無掩飾。故曰：可問聞我者。其知我所言也。觀於耶穌所答，絕非所問之言。推原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一章論祭司長

九三

其故。一因旣執耶穌，自當明指其罪，乃反使之自訟，實出情理之中。一因亞那非祭司長，旣無定罪之權，卽無審訊之權。一因其心已必欲死耶穌，雖言亦無裨益，故不直答其問，而使之問他人也。言時旁立一吏，手批耶穌曰：爾對祭司長如是乎。此因耶穌不受亞那之鞠，以爲輕忽其主，故呵責耶穌，以取悅主人。耶穌初受人擊，卽此一次，乃仍不失溫柔。據理答之，雖此僕隸下流卑微鄙賤，然使有疵可議，亦任指陳。故曰：若我言非，則斥其非。若我言是，何扑我乎。設使耶穌於此，仍復緘默，涵容，則猶甘認輕忽亞那之罪。惟必明正彼失，而後知其罪不在己，而在人。觀使徒行傳二十三章三節，則知保



羅當日受祭司長之擊猶不及此温厚和平大抵亞那  
審耶穌時特寬其縛惟既無罪可指則復繫之解於該  
亞法之前此卽表明視若罪人與該亞法之心如一迨  
該亞法一見耶穌繫解而來卽知亞那之意於是有法  
處之此祭司長公堂士子長老諸人多已先集其時約  
在寅初猶太人例凡審重案則祭司長坐於中位士子  
長老環坐兩旁有秉筆者更坐其末受審者則正立役  
隸等皆旁立更有專司奔走之輩以待傳呼質證之人  
當其未審之先例有一人論審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爾等職司審判須知審判之義原欲救人非欲殺  
人及議應得之罪則自少者先言而後老者再爲更定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一章論祭司長

三

若罪當死則必在座諸人皆曰可殺否亦必得過半而  
案始成至於審判之司每定一人死罪則必禁食竟日  
而且罪雖當死不能卽日加刑立法之初本爲極善乃  
該亞法於此概不遵例而行更以問官而兼原告尤爲  
亘古所無足見其心之忍所以後來猶太書謂凡審僞  
彌賽亞則不循此規矩特爲杜撰之語以飾枉法之非  
惟當此時本難執罪耶穌設謂耶穌不守安息有犯誡  
命之條則必及於神蹟而況神蹟之行皆以益人之事  
更與安息本義相符設謂耶穌不守遺傳不合法利賽  
人之例則彼撒土該黨又將起而與爭設謂耶穌不當  
潔殿僭分專權則適以顯祭司諸人貪污賄縱故不得

已特求妄證以攻耶穌當其審於亞那則欲誣以結黨  
爲非之罪既不可得於是此時又欲誣以干犯律法之  
罪然求確證耶穌者則爲極易若求妄證耶穌者反覺  
甚難所以馬太謂雖多妄證者至亦未得其證焉馬可  
謂蓋妄證者多而所證不同其後更有妄證二人所證  
之言馬太記其一馬可記其一卽本耶穌昔謂爾毀此  
殿我三日建之之意而其所述已極差謬且卽兩人所  
證之語又各不同在摩西例本爲不准乃祭司等以爲  
幸有此據足證耶穌冒瀆聖殿無異冒瀆上帝罪不容  
誅觀使徒行傳六章十三節則知猶太人原有是例然  
既謂耶穌毀而復建究與輕褻不同與誣士提反者仍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一章論祭司長

九五

然有別乃以三年之久片語之微猶有能記憶者若果  
耶穌生平言行稍有微瑕必能指出然則此之妄證匪  
特不足爲耶穌咎轉足以顯耶穌全善無疵於是祭司  
長起問耶穌曰爾無所答乎此人證者何歟耶穌默然  
可見正靜安閒與該亞法輕浮躁率大爲相反亦與平  
常受審者亦爲相反該亞法聞證者言以爲復建聖殿  
卽振興猶太教之意是自謂有彌賽亞之權故再問曰  
當永生上帝前我令爾誓而告我爾果上帝子基督否  
此猶太人矢誓之詞欲令耶穌直言其實然舊約中顯  
證基督爲上帝子耶穌曾在聖殿引述詩篇以示眾人  
彼等熟悉舊約之言在所深知而此特以上帝子基督



並問者，欲令耶穌自謂上帝子，則爲僭越上帝，公會律法，得而罪之。自謂基督，則爲猶太人王，羅馬國法，得而罪之。乃耶穌昔認之，而得榮者，猶自諱藏，今認之，而受死者，反無顧忌。蓋至此時，儼如上帝之前，所以直言無隱。且該亞法爲祭司長，更與亞那有別，不得不服其權。故曰：爾言之矣。此猶親出受執，自言我是之意。惟當此際情形，與其職分，相去甚遠，極難取信於人。故又曰：吾語汝。此後，爾將見人子坐大權者之右，乘天雲而來。此本但以理書七章十三、四節，暨詩篇百十篇之言。其意蓋謂：雖當此時，爾坐而審我，我立而受審。及至其時，我坐而審爾，爾立而受審也。且不但指審判之期，故特言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一章論祭司長

九十五

此後者，以明一受死後，所得權榮，卽爲末日再臨審判之表。彼祭司等，設聞此言，務必推求實據，或令耶穌自證所言之真，或令他人確證其言之謬。斯爲審判之公，乃皆不出此。可見先有必死耶穌之心，所以卽時忿怒，自裂其衣。猶太人最尊者，爲祭司長，亦竟輕棄耶穌，則自尊逮卑，皆同一轍。而罪乃貫盈，惟其棄彌賽亞，卽棄猶太之主，亦卽棄猶太國。所以卒于上帝之怒，舉國滅亡。實自取之。於是語眾曰：僭妄哉！若人，何用別證乎？爾已聞其僭妄矣。爾意若何，可見凡妄證者，皆祭司長使之。至此更無須用，亦可見耶穌實甘心受死，故其自證益真。眾聞祭司長言，僉曰：置之死。維時審既畢，議既定。

猶未天明，所以眾皆暫返。及祭司等既去，僕吏諸人曳耶穌出，唾其面。此猶太例，所當重罰者，而獨此時，以爲耶穌既屬罪囚，不妨虐遇，故更以拳擊之，且有手批之者，曰：「基督乎，試言擊爾者誰？」此由居心殘刻，故特侮辱多端，可見上行下效，及至平旦，民之長老、祭司諸長，士子皆同集於公會，復審耶穌。蓋因前此集者，未及齊全，亦因例在夜間，不能定罪，且自謂上帝子，恐難令彼拉多必置之死，故更欲實其罪，則必再求告訟之端。觀於耶穌平日，嘗謂我欲矜卹，不欲祭祀。見馬太十章七節則激怒於長老於祭司，嘗謂所教乃人所命。見馬太十章九節則激怒於長老。嘗謂粉塗之塗，外美內污。見馬太二十三章則激怒於士

耶穌事蹟攷

卷九第百五十一章論祭司長

九十七

子，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故皆同心協力，以死耶穌。所以此時之間，惟曰：爾誠基督，明以告我，而不及上帝子之言，卽預爲解與彼拉多之地。耶穌於此，已見祭司長裂衣之怒，復聞在座者論死之言，故曰：我告爾，爾不信，詰爾，爾不應，又不我釋，告者，告以上帝子之權能，詰者，詰以上帝子之真僞，不信，則不服其權能，不應，則不察其真僞，不信不應，又不我釋，是不欲知彌賽亞之實，而徒有死之之心，所以耶穌更無遷避，仍自認上帝子，與昔無殊，故猶太人愈得因其自證者，而死之乎。



第五百五十二章論彼得三不認主

馬太二十六章

五節馬可十四章六十六至七十二節路加二十二章五十四至六十二節約翰十八章十五

至一十八節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當時耶穌被執門徒皆離而奔，惟約翰與彼得自後遠隨，欲以觀其究竟。約翰所記從耶穌者，西門彼得外，有一徒素爲祭司長所識者，此卽約翰。因自記其事，故特諱其名。然平日每自謂耶穌所愛之徒，而此獨不言者，則因棄主之故。維時約翰追近眾人，故得同耶穌入祭司長院，及彼得一至，司門者止之，而門遂閉。約翰見此，因出告女司門，自引彼得，並入其中。祭司長院正門畧如城關，旁有小門，爲平時出入者。門以內，則爲庭，庭有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五百五十二章論彼得三不認主

七

階，厯階而升，則爲大堂，辦公之所。故該亞法卽於此審耶穌。至若亞那，不過在私室耳。其時僕吏諸人，多在階下，因寒熾炭，立而向火。彼得同立向之，繼遂與吏同坐。蓋特渾於儔眾之中，已有令人不知之意，且與惡人，更同坐立，則其信德愈易動搖。時女司門語彼得曰：爾亦斯人之徒歟？或謂此由平日每見彼得追隨耶穌，所以云然。然與約翰同入，則知必屬同僚，故言亦者，顯見約翰爲斯人徒，固已知之，無待於問。乃彼得之心，已先懼怯，更因擊祭司長僕，愈覺自危，所以當眾人前，不肯承認。答曰：非也。我弗識爾云。何此特僞爲不知，以自推諉。越無幾時，卽起而出，徑至院門。當此門闕之間，旣與火

光相遠，亦與僕輩相離，且可乘機他適。不意又爲一婢所見，此殆輪值，以司門者，然必前婢已與之言，抑或主人更先傳諭，故必留心伺察，誠恐門徒或將爲亂，復奪耶穌，所以巡守綦嚴。於是一見彼得，則語旁立者曰：此亦偕拿撒勒耶穌者。時旁立者再語彼得，彼得復不承，且誓曰：我不識其人也。維時雞已初鳴，而彼得不及覺，於是復入，且與僕吏等語，故爲掩飾，以示其非。殆有半時之久，詎意欲藏而反露，欲隱而益彰。故旁立者聞彼得語，因以別其方言，蓋加利利省與耶路撒冷言語雖同，惟於喉齒之音，畧覺渾淪，未能清晰，所以一聽而知。故曰：爾誠其黨，爾乃加利利人。方言亦合。觀約翰記，似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二章論彼得三

不認主  
九

言此者，乃祭司長僕，卽爲彼得削右耳者之戚。執耶穌時，亦與其列。故又曰：我不於園中見爾與彼乎。蓋因適聽方言，特加察看，所以一時記憶，尙認其人。然既有削耳之仇，獨於此時，不執彼得者，誠恐一宄彼得之罪，卽顯耶穌神蹟之真，所以事有相因，不能不隱諱也。惟是彼得於此，誘惑更深，且詛且誓，仍謂不識其人。門徒昔皆認主，而彼得獨見於言，門徒今皆背主，而彼得亦獨見於言，當此之時，或謂耶穌受審已畢，故該亞法特命役隸之流，暫爲監守，所以由堂而下，適過院前，或謂此由役隸之室，復曳耶穌再往公會受審，故經院前，然觀約翰二十四五節所記，則知道在亞那之所，解於祭司



長院之時，維時耶穌一至院前，身在縲絏之中，已等罪囚之苦，更聞彼得悖主詛誓，於是悲痛之心，盡形於面，故特回顧彼得，蓋示以語於前日者，卽驗於斯時，彼得見此情形，不覺心中悔恨，適聞雞鳴，忽憶主言，今日雞鳴之先，爾將三言不識我，遂出而痛哭焉，然亦必憶主言，我爲爾祈，使爾信不渝，則仍未至失望，否則雖悔無益，亦與猶大相同，故約翰記猶大出時已夜，而獨彼得之出，卽及旦時，一則自明而晦，一則自晦而明，其時各有不同，其心適相似也，自此而後，以至耶穌復生之前，彼得皆匿跡潛蹤，自怨自艾，似惟約翰獨知其所往者，說者謂彼得一生，皆於雞鳴卽起，求主赦宥之恩，似亦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二章論彼得三不認主

九五

近理、

第一百五十三章論猶大賣師自縊

馬太二十七章三至十節

當時猶大既以接吻賣師及耶穌被執後雖不能如約翰彼得自後遠隨觀其究竟惟於心中仍有未安所以平旦卽出或聞人言抑適遇解耶穌於彼拉多因知已定死罪不覺自悔故雖性情貪鄙不能因不義之得慰藉於心且憶耶穌三年之久教誨之恩愈覺感傷不能自已或謂猶大之心原非欲死耶穌其賣師者特欲逼令耶穌至於危地則必顯其權能以自救護使人皆知信服門徒亦得尊榮故馬太記時賣師猶大見耶穌定罪則悔蓋謂出其意想之外也然既取三十金顯見貪利害師況耶穌謂其人不生爲幸設有可原之罪何至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三章論猶大賣師自縊

一百

指責之深且欲耶穌自救則猶未及受刑何必卽時自縊於此更知其非猶大既自悔恨於是以所得金反於祭司長老諸人然徒悔於同黨之前而不悔於救主之前以求赦宥之恩則終無益既見祭司長老諸人則曰我賣無辜者之血有罪矣觀此而知耶穌一生善德皆極完全設有微疵則必指此一端以自解觀於亞那該亞法希律皆審耶穌皆無可議之疵若彼拉多更明言其無罪至於猶大亦然可見信耶穌者固足以證耶穌卽此害耶穌者亦足以證耶穌維時祭司等聞猶大言僉曰於我何與爾自當之世人作惡原與救主無干然果有悔改心卽肯代爲肩任乃同黨作惡者禍報一臨



各自引身遠避，且必互相推諉，斷無相助之情。於是猶大擲金於殿，或謂此卽納於輸金之庫，然此殿字原文本謂聖所，惟祭司可入者，或者此時猶大反金，祭司不受，適獻朝時燔祭，所以猶大逕隨之入，遂擲聖所之中，乃卽退而自縊，此由心中失望，已知上帝矜恤恩典，必不及於其身，然人生命惟上帝與之，亦惟上帝可以取之，乃因憂忿自戕，尤爲罪之大者，是罪之中又加罪焉。祭司諸長取其金，曰此乃血價，貯庫非宜，可見徒守虛文，以爲此金已有血污，不能爲聖殿用，豈知其心之內更有殺人血污，無怪耶穌責其潔外而穢中也。然此三十金，旣不能用於聖殿，又不可以實私囊，於是共議以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三章論猶大賣師自縊

憂

之購陶人田，以瘞旅，此一旅字，蓋指遠方來守節之人，死於耶路撒冷，更無親黨代理喪葬者，其田至今稱血田焉。於此益見耶穌無辜，殺耶穌者，罪累滋大，然此一事，實應撒加利亞書十一章十二三節之言，此兩節本言上帝特遣撒加利亞爲以色列人牧，厥後辭職，使給其值，乃畀以三十金，適如購僕之價，所以上帝因輕其職，則命以金委於陶人馬太之意，以爲當時撒加利亞見棄以色列人，卽爲耶穌預表，而此所記，謂應先知耶利米言，畧有逕庭，或謂耶利米書三十二章多論購田之事，馬太所指，蓋兼耶利米與撒加利亞而言，然此一說，似屬牽強，或謂馬太引書，無指先知名者，此由後人

增益之差，或謂馬太本言撒加利亞書，此由後人傳鈔之悞，或謂古先知書，耶利米居其首，故凡稱先知書者，皆以耶利米書稱，或謂古先知書，其簡帙無多者，皆附於耶利米書之內，所以總括而言，或謂耶利米書已多，散軼馬太所指，在於散軼之中，或謂撒加利亞書，其間亦有數篇，爲耶利米所錄者，故卽指此而言，衆說紛紛，迄無定論，至於使徒行傳一章十八九節，與此所記，又有不同，彼言以不義之償購田，似乎購自猶大，而此則言購自祭司，彼言猶大，身仆腹裂腸流，而此則言縊死，彼言呼血田者，特因猶大死於其間，而此則言，因購以血價，然推其始，必因猶大縊於此田，所以人皆惡之，卒耶蘇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三章論猶大買

墓

致賤售，而祭司等遂取以爲瘞旅之區，惟此本猶大金，故謂不義之償，且既爲陶人田，則必更多坎陷，其上當有可縊之處，既縊而後，身仆於下，亦未可知，至若血田之呼，知其故者，以爲因血價而得名，不知其故者，以爲因猶大之死於是也，則似相異，而實相同，至於今，有地一邱，在耶路撒冷城外之東南隅，說者謂此卽昔時血田，然不可攷矣。



第一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希律審耶穌

馬太二十七章  
二二節十一至

二十六節馬可十五章一至十五節路加二十三章一  
至二十五節約翰十八章二十一至十八節至十九章十五節

當時公會既審訊耶穌後，卽解於彼拉多。彼拉多者，羅馬方伯之名，猶太既屬羅馬，則設方伯轄治，其署本在該撒利亞。惟當節期，則至耶路撒冷，藉資鎮撫，且斷訟詞。至其寓居之所，或謂在城內西南隅，卽希律新建之離宮。希律所居，特故宮耳，或謂不然。當時羅馬官軍原有屯營戍所，與聖殿鄰，彼拉多至，卽駐節於其中。彼祭司等，既以兵執耶穌，則此一事，彼拉多必預聞。及至此時，往解耶穌，則該亞法亦必同與祭司諸人之列。既至公廡，衆皆不入，因屬異邦人之地，恐其有酵，致爲所浼。耶穌事蹟攷

卷九第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三

不得食逾越節筵。維時已曳耶穌，徑入內間，彼拉多於此，亦知猶太人之忌，特出外廊，親見衆人，於是問曰：彼何事，爾訟之？推祭司等之心，以爲既付耶穌於彼拉多，卽置之死，所以答曰：無罪，則不解與爾。然彼拉多平日，或亦稍知耶穌，安分守法，未嘗作奸犯科，惟與猶太律法，果有不合，則猶太人可自治之。故曰：爾取之，按爾律審焉。此亦有意，惡猶太人桀驁不馴，既欲自擅其權，卽可自科其罪。祭司等聞此，則曰：我不得專殺人，或謂猶太人例，罪當死者，衆得以石擊之。此時特解耶穌於彼拉多，蓋不欲任民怨耳。意謂不然，此特在前之例，及歸羅馬管轄，惟能罰人鞭笞之罪，不得自操生殺之權，厥

後士提反，雖被石擊而死，然因一時民情變亂，非按律而治也。彼祭司等以爲親解耶穌於彼拉多，則必盡從其意，無須審訊之煩，乃彼拉多以爲既欲從羅馬法以刑之，則必從羅馬法以鞠之，故至此時，祭司諸人逼得架詞聳聽，於是訟以三端，首言惑民，次言禁納稅，三言僭稱王，然曰惑民，此最迂濶之詞，並無實據可指，至言禁納稅該撤，則因耶穌昔答法利賽人之語，而故反說其詞，詎罔己爲極致，若夫自稱爲王，基督，雖本耶穌平日親示於人，然此第謂天國之王，乃祭司等故爲是言，蓋特愚彼拉多，不知猶太之理，其不訟耶穌稱上帝子者，因羅馬人崇信偶像，以爲上帝甚多，則上帝子，誕降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夏四

人間，亦何足異，烏從而罪耶穌，惟羅馬人統轄屬國，號令森嚴，設有賊子亂臣，則必窮研盡究，故特言此，以動其心，然彼拉多知猶太人素非中心悅服，果有起而叛羅馬者，方將踴躍而附和之，獨於此時反訐其奸，以助羅馬，實出意想之外，所以不能無疑，於是離衆而入親訊耶穌，此時問答之言，馬太三傳皆從簡畧，而獨約翰所記特詳，問耶穌曰，爾猶太人王乎，當此之時，彼拉多見耶穌衣裳樸素，氣象謙卑，形容慘淡，以爲一聞此語，自必力辯其非，然此一問，自彼拉多視之，則以爲世上之王，而自耶穌視之，則以爲天國之王，故謂爲非不可，謂爲是亦不可，所以答曰，爾言此，自知之歟，抑人以我



告爾歟或謂耶穌之意蓋欲悉彼拉多果由自知其理抑因得自傳聞意謂非也或謂耶穌欲悉眾人訟己之端且欲令彼拉多知其誣陷意謂亦非也此特辯明王字之義蓋謂如爾羅馬人論君國事權所謂王者顯有悖逆之跡如我猶太人素望彌賽亞所謂王者並無作亂之心故欲其辯別耳維時彼拉多已恍然悟因知祭司等實爲誑已稍有愠心於是答曰我豈猶太人乎此特輕之之意蓋謂我非守爾之規從爾之教者豈以爾所謂王者而論乎又曰爾猶太民與祭司諸長解爾與我爾果何爲此言我職守非辨教中之曲直惟問國法之從違然耶穌生平無犯法之事所以不答是言惟更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莫五

者聽我言也。此亦本王字之意而言。明非以力服人。惟能心向真理。自然聽服。我之爲王者。蓋如此。亦卽以警惕彼拉多。彼拉多曰。真理何歟。其意蓋謂。爾猶太人所重真理。於我無關。亦不暇於考察。我所重者。惟事權耳。亦見祭司諸人。以此稱王。訟耶穌者。於羅馬法。實無干礙。所以言竟復出。亦携耶穌出。乃語猶太人曰。我觀此人無罪。於是祭司諸長。多端訟之。彼拉多曰。此人證爾如此。爾不聞乎。耶穌不措一詞。眾人復奮呼曰。彼搖動民。傳教徧猶太。自加利利至此。特言加利利者。蓋因加利利人。性情强悍。彼拉多曾殺之。故以此起其疑。亦示恭順羅馬之心。以爲耶穌。糾黨倡亂。幸得先發其奸。否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夏六

則釀成巨禍。乃彼拉多。一聞加利利人。知屬希律所治。於是以兵。解於希律。一則。因猶太人。曾怨彼拉多。赴訴於羅馬。故當此時。明知耶穌無罪。殺之則枉。不殺則逆輿情。所以樂於推卸。一則。昔在聖殿。曾殺加利利人。希律憾之。遂與爲仇。故欲藉此。以和希律。惟是希律。所以至耶路撒冷者。旣無統轄之權。亦非真心守節。第一時與鬧。故特快意流連。及解耶穌。祭司等亦隨之。希律見而卽喜。一則。因彼拉多。推權讓己。一則。素聞耶穌。多行異蹟。今得親睹。乃快於心。昔畏耶穌。以爲施洗約翰復生。及至此時。見其繫解而來。因得視爲戲術之流。遂無所畏。於是多端問之。耶穌不答。其意蓋責希律。淫慝



克頑之輩實不足與較量所以昔日嘗以狐狸目之乃祭司等以爲耶穌不答已忤其心所以更切訟之則必見殺孰知希律於此或因平日素知耶穌並無惡蹟或因此時更爲耶穌德容所感或因加利利人信從者眾不欲因此而失民心或因昔殺約翰已悔於前未敢妄爲再貽後悔所以亦不自任其事以殺耶穌且彼拉多既能尊已亦反尊之以示相和然因耶穌既不肯行異蹟以娛其耳目亦不答其所問以快彼見聞所以心中一時羞忿於是付之衛士衣以采服藐玩耶穌采服原文本謂鮮潔之服此爲貴者之衣特衣之者或謂潔於外者猶潔於中蓋示無罪之意或謂特以貴衣加於賤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七

體蓋示相譏之意昔殺約翰乃因戲舞之由今視耶穌竟爲玩弄之具足見希律性情狂蕩今昔無殊既衣之復遣至彼拉多及彼拉多見此則知希律之心既若此其輕忽必非作亂之人且解耶穌去後因有餘暇之時得以熟思審處更或窮詰軍士當時往執耶穌其情景爲何似不覺了然於心因盡悉猶太人所以訟耶穌者皆由嫉嫉之故乃召祭司諸人語之曰爾曹以此人解我言其亂民我卽爾所訟之事當前審之未見其有罪希律亦然蓋我遣爾曹見希律彼以耶穌所行無一當死者我將笞而釋之羅馬國法審訊罪人可於私室若夫定罪必在公堂其堂蓋露天者鋪華石爲平臺中設



象牙之座，彼拉多於此特爲釋耶穌，因思猶太人在逾越節例釋一囚，此例之始，或謂因釋負罪之羊而設。見利未記

士六或謂因出埃及而設。見出埃及記十三章昔猶太人虜於埃及，卽與

囹圄無殊，乃得上帝出之困苦之中，復免長殤之慘，所以後來每屆逾越節期，例赦一人之死，以誌昔時拯救之恩，厥後雖歸羅馬轄治，此例仍循其舊，當此之時，萬姓咸集，彼拉多以爲平日必有愛戴耶穌者，則援此例以釋耶穌，既出眾民之意，無須任怨任勞，況既等於罪人，且又當前受辱，不能令眾信從，無復慮其滋擾，亦令祭司等輩稍平忿恨之心，其時有巴拉巴亂殺下獄者，罪當死，於是彼拉多曰：爾欲我釋誰耶？巴拉巴乎？抑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八

冤囚，已見是非失當，維時眾人猶未及答，有爲夫人所遣，自內出者，告彼拉多曰：此義人，爾無以爲也，我於夢中，不勝爲之哀惻焉，或謂羅馬人仕宦者，原不能携妻子，然考當時已捐此例，故得挈眷而來，至其所以稱義人者，或謂彼拉多妻，從猶太教，事上帝者，故知稱義之道，然此雖無可考，惟必平日熟聞耶穌言行，所以深信不疑，至於夢中哀惻之由，或謂前此之夕，祭司諸人，求彼拉多，與師動眾，往執耶穌，公廨之中，極爲驚擾，因已素悉其人，迥非尋常等輩，於是心中系慮，遂形夢寐之間，或謂非也，此蓋上帝特夢示之，以警彼拉多者，惟是



所遣之人適與彼拉多言，乃祭司等，卽乘此隙以聳眾人，求釋巴拉巴，滅耶穌，羅馬人每以夢兆爲憑，故彼拉多已有釋耶穌之心，至此而心愈切，復語眾人曰：二人中，欲我釋誰，眾人曰：巴拉巴。考巴拉巴之名，或謂當曰巴亞巴，猶謂上帝之子，或又謂當曰巴啦吡，猶謂夫子之子，或更謂當曰耶穌巴亞巴，猶謂基督上帝之子，然僞而殺人者，則釋之，真而救人者，則滅之，此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者，可見其心，以爲巴拉巴，雖結黨行兇，然與羅馬爲仇，尙屬英雄之士，而獨妄指耶穌，抗稅稱王，犯上作亂，顯非服從羅馬，特假公忿，以濟私讎，觀於巴拉巴，而知卽世人之表影，因耶穌受死，而巴拉巴得以釋，亦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頁九

因耶穌受死，而普世人得以生，於是彼拉多，旣聞眾言，復曰：然則所稱基督之耶穌，何以處之，眾呼曰：釘之十字架，及至此時，彼拉多以耶穌付隸鞭之，馬太馬可路加，惟記彼拉多三問，而眾三答，卽定耶穌之死，獨約翰記，彼拉多旣入復出，三次欲釋耶穌，乃猶太人，仍喧聒不休，始定其罪，似爲更詳，羅馬鞭人之法，鞭以皮革爲之，以鉛錫骨角之屬，繫於其端，合數條爲一束，凡受鞭者，當眾之前，綑縛罪人去，其衣以鞭背，有鞭於審訊時，使之供認者，有鞭於定罪後，受死之前者，故馬太等所記，以爲鞭耶穌者，卽在受死之前，惟觀約翰所記，則知鞭耶穌者，實在審訊之頃，所以約翰言日中者，特就定



罪時言馬可言辰盡者則指受鞭時言故以爲此一時  
卽屬耶穌受死之始然彼拉多於此明知耶穌無罪既  
非令其供認亦並未定其死而徒鞭之以快民心則其  
冒昧已爲極致惟是羅馬士卒最苛待猶太人每鞭必  
重況因執耶穌時受辱仆地深以爲羞更於此時報復  
故有尙未及釘卽已鞭而死者且傷既重則受釘後其  
死必速使監守者無俟多時當此旣鞭耶穌於是士卒  
携至公廨全營圍之乃褫其衣衣以絳袍此兵服之故  
者然羅馬君服亦如之第更長而精美惟不同耳故卽  
以此爲王者衣又編棘冕以冠其首古昔侯王凡遇慶  
賀抑奏凱旋則折柔條結成弁冕特示尊榮故卽以此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爲王者冠且置葦於右手蓋所謂國柄者見希伯來書一章八節時

耶穌手旣已被繫則惟置於其上猶在掌握之中故卽  
以此爲王者號於是戲跪其前曰猶太人之王安旣而  
唾之且手批之或又取葦以擊其首凡此所爲雖非忿  
恨耶穌特因性情殘刻且素輕猶太人故欺凌之暴虐  
之乃快於心迨至此時彼拉多復出語眾曰我觀其人  
無罪故携之出使爾知之耶穌冠棘冕衣紫袍出彼拉  
多曰試觀此人其意以爲耶穌靚閱旣多受侮不少猶  
能面無惡色口無惡聲必非強徒克黨況已受茲挫辱  
更不慮其稱王且令見此情形則必動其悲憫孰意此  
猶太人雖曰事上帝者乃其仁慈忍惻尙不及異邦人



所以親見耶穌剝膚之痛，切近之災，猶且怨嫌之念，毒害之心，未嘗稍釋，愈疾聲大呼曰：釘之十字架，釘之十字架，彼拉多曰：爾曹自取釘之，我觀其人無罪，其意蓋謂如其有罪，例在所不赦，果其無罪，法亦不能加，然既必欲死之，斷不容死於我法之中，惟任其死於爾曹之手也。乃猶太人亦不敢承，一則慮及將來，使羅馬人有此釁端，藉爲口實，再則欲以極刑加於耶穌，若猶太人則無此法，三則兵權不屬，雖釘耶穌，或拯救之，莫由捍禦，然因已求釋巴拉巴，故至此時，不能復以作亂之言攻訐耶穌，於是答曰：我有律，彼自爲上帝子，按我律罪當死，此律見於利未記二十四章，十六節之中，惟羅馬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卅

人所轄屬國，雖不與以生殺之權，然亦每從其國之律以刑賞人，所以訟耶穌者，變端百出，既不能以羅馬律死之，則又欲以猶太律死之，乃彼拉多一聞爲上帝子，因羅馬人每有言諸上帝，以人形臨世者，見使徒行傳十  
四章十一節今見耶穌形容動作，迥與人殊，更因其妻告以夢中哀惻之語，於是一齊湊合，不覺悚然，故雖平日，每輕視猶太人，且並及其上帝，而獨於此，特懼之深，遂携耶穌復入公廨，問之曰：爾奚自，此非問其身之所自，蓋已知爲加利利人，乃耶穌亦不答，推其不答之故，或謂因彼拉多自恃人爵之尊貴，以核天理之是非，意謂非也，或謂因彼拉多爲異邦人，信偶像者，卽實告之，亦必以爲有多

上帝反滋異端，意謂亦非也。耶穌之意，固因彼拉多不從公義，惟徇民私，亦因彼拉多既聞我以此生，以此臨世，爲真理證之言，乃不虛心研究，且更從而譏之。況欲知上帝子，其中奧義，則必本於良知，尤非語言所能盡達。此所以不答歟。彼拉多曰：爾不答我，豈不知我有權釘爾，亦有權釋爾乎？此可見彼拉多，惟以事權爲重，耶穌不答固宜。然卽其所謂權者，以人事論之，則惟委曲徇人，未嘗操之自己，以天理論之，則權必准於理。理之外，更無權。故耶穌曰：非自上賜，爾則無權治我。此一上字，或謂指該撒言，然指上帝，似爲更當。蓋深責彼拉多不知權所自出。若知出自上帝，則必一秉至公，亦以見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五

彼拉多，得有權行是者，實由天父預定於先，則我非服爾權，特爲順從父命。耶穌又言：實我者罪益大，或謂此卽指猶大言，意以爲當指祭司諸人。蓋祭司等，皆知舊約，已有預言，而乃明知故犯，卒以殺害相加，則視彼拉多，無知妄作者，其罪戾爲更深，其受報亦更重。自外而觀，此時耶穌顯若罪人，惟審判之理，耶穌決之，審判之權，耶穌操之，然則非彼拉多審判耶穌，實爲耶穌自以真理審判彼拉多。暨祭司諸人，及是時，彼拉多心中不覺感動，故愈欲釋耶穌。惟猶太人見彼拉多猶未定罪，卽先鞭之，知已曲從眾意，因更激以危詞，於是呼曰：自謂王者，叛該撒，若釋此人，則不臣該撒，乃彼拉多一聞



此言知與己身有相關切，因當時猶太人，每不服彼拉多，兩次爲亂，與之抗衡，且因該撒之心，最多疑忌，適有宰臣謀爲不軌，後因發覺，乃削其官，惟此宰臣，正彼拉多，昔時薦主，故更自危，以爲不順民情，必致因而失職，枉殺一人，其事尙小，失己一職，其事更大，所以携耶穌出，復坐於堂，謂猶太人曰：試觀爾王，其意若謂：我則該撒之臣，此則爾曹之主，蓋因其語，而反譏之。維時，眾愈呼曰：去之去之。釘十字架。昔猶太人，仰望救主，幾二千年，一旦降臨，眾皆委棄，所以後來，亡家喪國，顛沛流離，以示顯罰，越至於今，亦幾二千年矣。噫，風塵落莫之中，猶且不識佳士，況救主乎？彼拉多曰：爾曹之王，可釘十字架乎？此雖譏之之意，然亦卽藉其口，以悚惕猶太人，祭司諸長對曰：該撒外，無我王。觀此一語，顯悖上帝，明爲上帝之國，乃竟不以爲主，故易應許之恩，而爲咒詛之禍，所以上帝降罰，卽假該撒之手而施，於是彼拉多見言之無益，愈以生亂，然雖欲從民意，而心仍有未安，乃於眾前，取水盥手，觀申命記，二十一章六節，知猶太人，本有此例，若羅馬人，則無可攷，或彼拉多於此，因猶太例而然，且曰：流此義人之血，非我罪也，爾眾當之，庶民對曰：其血歸我，及子孫矣。此之庶民，想皆耶路撒冷居民，非昔時尊仰耶穌者，至其所言，猶該亞法昔謂：一人爲民而死，舉國不滅，此皆上帝，特令其口，言先知言。

故皆不爽，在彼拉多，以爲數次欲釋耶穌，而不可得，故卽盪手，以自表白其心，則可以告無罪，孰知枉法徇民，實彼拉多主之，故其惡報，乃在目前，越無幾時，卽削職去，且被放流，卒至自經而死，希律亦然，若該亞法，已爲羅馬所黜，厥後亞那，竟被國人，殺子毀室，至於耶路撒冷，滅亡之慘，更彰明較著也，由是釋巴拉巴，交耶穌於眾，釘之十字架云。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四章論彼拉多  
希律審耶穌

頁四



第一百五十五章論耶穌被辱於彼拉多公廨

馬二十一

七章二十七至二十節馬  
可十五章十六至二十節

或言羅馬士卒鞭撻耶穌，似有兩次，一爲約翰所記者，此在受審之時，一爲馬太三傳所記者，此在受死之時，意謂非也。因旣鞭後，彼拉多猶有兩次，再審耶穌，約翰於此特詳，故似耶穌受鞭在先，馬太三傳皆畧，故似耶穌受鞭在後耳。而況旣遭荼毒，創痕已甚，若再鞭之，必不能堪。惟士卒等，率耶穌至兵房，因俟齊集眾人，解赴受死之地，故於是時，得以復加凌虐。容或有之，至於被辱之事，已詳前章，茲不復贅。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五章論耶穌被辱於彼拉多公廨

夏

第百五十六章論耶穌負十字架西門代之至髑

髑處

馬太二十七章三十一二節馬可十五章二十一二節路加二十三章二十六節

羅馬士卒既侮辱耶穌後去其絳袍棘冕衣以故衣曳之釘十字架羅馬國法凡解罪囚赴法場時有兵防護故百夫長先行每一罪囚則以士卒四人兩旁監制於是受釘之囚必自負其刑具以至法場或謂凡有負者惟十字架豎立之木或謂兩木相竝繫其一端如人字形分荷兩肩然使強有力者必能負至法場而獨耶穌既已竟夕劬勞畧無寢息又在客西馬尼憂愁哀慟至此復遭鞭撻受傷更重故出城後力漸不支有說者謂耶穌一時昏暈在地適遇有自鄉來者其名西門爲古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六章論耶穌負十字架西門代之至髑處

裏

利奈人古利奈地名在亞非利加之北猶太人散處於此者極多爾時西門適與眾遇於是士卒強之負十字架蓋因此時耶穌既不能負相隨之眾皆以爲負罪人十字架有所不屑士卒亦不能強之代負故惟強此自鄉而至之人或謂西門爲耶穌徒故特以此相加意以爲然否雖無可考惟羅馬士卒又烏得而知或謂此爲僕隸之流因其爲僕所以強之似猶近是惟馬可謂卽亞力山大魯孚之父一若當時教會之中皆所素識觀羅馬書十六章十三節保羅言問安魯孚者或卽其人雖當此時西門或猶未識耶穌然因耶穌情形之慘痛有以觸動其心抑因耶穌德容之淵默有以感化其心



更或因耶穌受死之時，奇事異蹟，有以堅定其心，故終  
為耶穌徒，亦未可知也。至於耶穌親負十字架，一如昔  
日以撒親負燔祭之柴云。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六章論耶穌負  
十字架西門代之至髑髏處

七

第一百五十七章論耶穌語衆婦勿爲我哭當爲己

及子哭

路加二十三章二十七至三十一節

羅馬士卒曳耶穌赴法場當此之時有衆女流相隨其後且行且哭然此非自加利利省從耶穌來者蓋卽耶路撒冷居民第與祭司士子諸人迥不同心故聞彼等所爲亦竊非之想由平日畧悉耶穌行事爲人所以心中惋惜大凡婦稚之流每每易於信道非如男子誘惑之多故四傳所載與主爲敵者皆屬男子未聞有及婦人維時耶穌負十字架力既不支或者一時昏暈仆地所以衆婦見此愈增悲感遂不禁哭之哀惟耶穌因卸十字架與西門代負故得有間少停於是反顧之曰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七章論耶穌語衆婦勿爲我哭當爲己及子哭

莫

路撒冷女乎勿爲我哭蓋至此危難之秋猶且專意爲人而不爲己且雖身遭苦辱然因苦辱以成父旨亦因苦辱而得尊榮所以過此苦辱之時卽復尊榮之地而獨此等婦人特爲情形悲慘因而感動於中究非眞知主道故耶穌又謂當爲己及子哭觀此一語可知非耶穌門徒若果門徒則必熟聞平日預示之言將來耶路撒冷滅亡自知逃避顧耶穌不曰因禍患而哭而曰爲己及子哭則知禍由己作於人無尤然則耶穌甘受苦辱非欲令人因主而動哀憐特欲令人因己而生痛悔故惟知爲主哭而不知爲己哭雖哭亦終無益耶穌至死猶傳悔改之道是仍欲集耶路撒冷赤子之心且更



有意警猶太人，使知所言，其血歸我及子孫，此語毫釐不爽。耶穌又謂：「日至，人必曰：『未妊之婦，未產之胎，未哺之乳，福矣。』」特言「日至者」，以見日猶未至，尚有悔改之時。過此以往，雖悔無及。乃耶穌於此，猶極婉轉溫柔，非第危詞聳聽，故不言有子則禍，惟言無子則福，正與平日人情相反。又謂：「時人將對山曰：『壓我，對陵曰：『掩我。』」此本何西書十章八節，以賽亞書二章十九節之言。厥後，耶路撒冷滅亡，多有隱身巖穴之中，匿跡溝渠之下，以圖苟免者，猶太史冊所載，言死於是者，幾數千人，足見耶穌之言，其應如響，惟觀默示錄六章十五十六節，即借此以言末期審判情形，蓋今日之羔，猶緘默以受死，迨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七章論耶穌語來  
婦勿爲我哭當爲己及子哭

夏

時一至，卽烈怒以罰人也。耶穌又謂：「木尚青，猶如此，木既枯，將若何。」此本以西結書二十章四十七節之語，或謂言木尚青者，蓋指此時猶太國未及滅亡，尚有數十年機會，乃猶如此，不知悔改，委棄救主，則一至滅亡，猶木既枯之日，罪無可追，其受報將若何，意謂非也。木尚青者，耶穌自謂，蓋其德行純全，猶木向榮滋長，乃仍受茲慘害，則凡枯株朽木，其受害更可知，而況上帝猶任耶穌身肩苦難，則爾等罪人，若使終無悔改，上帝所加苦難，不更難堪乎。此可見耶穌之心，雖至受死，仍爲憂世憂民，全無憂己，亦卽歸結上文，勿爲我哭，當爲己及子哭之意。

第一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馬太二十七章三十二至五十三章

節馬可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七節路加二十三章三十二至四十六節約翰十九章十六至三十

節

羅馬士卒，既曳耶穌，徑赴法場，其地名各各他，此爲希伯來音，譯卽謂髑髏處，或謂此屬刑人之地，多有髑髏朽骨，在於其間，故有是名，然觀原文，只一髑髏之意，況猶太人，每以骸骨爲污，必不任其暴露，於此益知其非，然則所謂髑髏者，特因其地，本有小邱，如髑髏耳，越至於今，不知何所，故址業已無存，惟羅馬教自城內西北隅，建一會堂，謂卽耶穌當日受死之地，昔日雖爲城外，斯時已屬城中，然使此地，昔日果爲城外，則其城形，旣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享

狹且長，固然無此等城，亦與所繪輿圖，絕不相似，可知必屬訛傳，至於以十字架釘人之法，猶太本無，若罪當死，惟擊以石，其或懸屍於樹，以示衆者，容亦有之，卽羅馬國，古昔之時，亦無此法，獨埃及國有之，然亦非釘之死，蓋惟繫縛罪人，在於十字架上，使之飢而死耳，則仍與此不同，至用此酷刑者，實爲巴西作俑，羅馬因而效尤，然羅馬人，雖犯死罪，亦不聞按是律者，而獨以此，施於奴僕，與所屬國之人，獨是上帝，亦任耶穌受釘十字架者，以明世上，至極之刑，耶穌一身，已皆盡受，是猶親膺上帝最烈之怒，以贖世人，當夫未釘之先，馬太謂以醋和膽飲之，馬可謂，飲以沒藥酒，或言兩傳所記，各有



不同，醋爲國家所備，酒則民間所蓄者，或曰非也，泰西諸國，多以葡萄爲酒，惟此酸酒，則以葡萄渣滓製造而成，亦能醉人，猶太人，每稱薄酒爲醋，故馬太云此耳，至於此酒，原有數藥，共漬其中，馬太言膽者，未可必其有靈，意者特就苦味而言，亦本詩篇六十九篇，二十一節之意，馬可言沒藥者，在所必有，或更不止此物，要皆令受死者，冥然罔覺，每致痛慘難堪，此由耶路撒冷婦女捐助賞財，以成善舉者，蓋本箴言二十一章六節爲之，惟馬太記，耶穌嘗而不飲，馬可記，耶穌弗受，此卽表明耶穌受茲苦難，出自甘心，蓋飲此酒，痛楚必能未減，是卽未能盡飲，天父所與之杯，而况受死贖罪之時，尤必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皇

常自惺惺，以成父旨，所以耶穌終弗受也，此卽可爲吾人標準，寧使負難於身，不肯負罪於身，旣而釘之於十字架，攷十字架之制有三，一如叉字之形，一如丁字之形，惟此則如十字形，架之豎柱，有木盛足，不令受釘者，其身重墜，致兩手所釘之處，或能脫落，觀於路加二十四章三十九節，則知手足俱釘，釘足之法，以足掌屈曲向木，或疊而並釘之，或分而各釘之，故兩足皆有釘痕，凡釘罪囚，必令赤體，惟觀後來，有婦立近耶穌，可見必非赤體，此或百夫長，特爲遮護，亦未可知，時有二犯同懸，一左一右，或卽與巴拉巴，爲亂之人，而故令耶穌居中者，想必由彼拉多所命，以見猶太人，所謂王者，不過

如此實寓輕褻之心，又以木板爲標，飾以白粉，以希利尼、希伯來、羅馬三體之文書獄詞於其上，曰猶太王、拿撒勒耶穌，此亦有輕褻猶太人之意，惟是四傳記此，各有不同，或言書此標者，文字既殊，則文法亦稍異，故著書者，或從希伯來文譯出，或從希利尼文譯出，或從羅馬文譯出，所以不同，否則傳鈔之誤，亦未可知。維時祭司諸人見此獄詞，皆知輕褻己等，且並及於其所仰望之彌賽亞，故復見彼拉多，特求改易，曰勿書猶太王，可書自稱猶太王，乃彼拉多前此欲釋耶穌，卒受衆人掣肘，心中畧含怒意，故特不從其請，因答之曰，書則書矣，可見無心之標榜，卽爲有據之明徵，耶穌當此受釘之際，絕無怨懟之言，且代衆人祈禱天父，曰父乎，衆人所爲，其赦之，觀於以賽亞書五十三章，十有二節，言人視爲罪犯中人，又言代惡者祈禱，此時耶穌身居二盜之間，且求天父寬宥衆人之罪，正驗此言，世人將死，每求上帝拯救哀憐，而獨耶穌於此，惟求憫人，不求憫己，觀一啟口，卽稱上帝爲父，此已顯明爲上帝子，與在該亞法前畧無少異，其曰衆不知所爲者，原非專指害己之事而言，蓋其心中所繫慮者，不在一己之身，而在衆人之罪，此一衆字，固指當時羅馬士卒，蓋其所爲，雖奉上官之命，究存殘酷之心，則亦不能無罪，惟彼拉多暨祭司士子，及猶太衆庶，皆括其中，或言該亞法，非不知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 論釘死耶穌之事

皇



而爲者似當不在此例然推原其心究爲蒙昧則所知猶未甚悉故仍在求赦之中推之耶穌受死特爲救贖世人是卽世人之罪有以釘之所以此時求赦之言舉凡世人皆有分與赦之云者蓋因人子已有赦之之意故求天父特施赦免之恩惟所藉以求者則惟賴上帝子受死贖罪之功故人旣得赦罪之恩卽得同稱上帝爲父然欲接納此恩又必先自知所爲真心悔改觀於馬太五章四十四節耶穌教訓門徒嘗謂陷害窘逐爾者爲之祈禱至此躬行實踐特示法則於人且在天爲中保常代世人呼籲上帝卽以此爲始基亦令世人共見共聞知其有據更因世人皆得罪赦則此際之艱難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壹

愈能甘受亦足堅定己心或謂觀耶穌此言則旣知真理而仍犯罪者似難得赦矣抑知世人心究多蒙昧況居斯世常在誘惑之中則真知而故犯者固亦甚少當時士卒四人旣釘耶穌於是共分其衣約翰謂四分之或謂耶穌所有不僅一衣故言四分之者蓋謂履一帶一衣一覆首之巾一也或謂此第以外衣言蓋自縫中裂之爲四各取其一耳繼復分其裏衣然此裏衣上下渾織而成殆無縫者故士卒相語曰勿裂之遂以骰子之屬盛於皮弁之中搖之以觀孰得此實應驗舊約之言曰分我外衣闢我裏衣載在詩篇二十二篇中者顧異邦人烏識聖經而乃一事之微猶且合如符節益

見上帝之意早已預定其中，及至此時，凡有過者皆誚讓之，且搖首曰：爾毀殿三日建之，今宜自救也。此必與聞妄證者語，故亦爲是訕笑之言。然雖不知此言本義，適與本義相合，蓋此一刻，正屬毀殿時也。惟是祭司士子長老諸人，位置自高，乃亦竟與齊民同其侮慢，推原其心，第欲詆毀耶穌，故曰：彼救他人，不能自救，詎知適足以證耶穌平日愛人如己，此時舍己贖人，又謂若爲以色列王，今由十字架下，我卽信之。彼恃上帝，若上帝悅之，今必見拯，合觀其言，一則舊約中每言倚賴上帝者，必得拯救，耶穌在世亦常以此教人，可見斯言不謬。二則雖爲仇敵，猶足以證耶穌信望上帝極切，倚賴上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專

帝極專，三則祭司諸長嘗對彼拉多謂該撒外無我王，是卽委棄上帝所立之王，無異委棄上帝，故於此時特卽耶穌以試上帝，四則以爲耶穌果上帝子，仍不見拯，則上帝極不公，五則觀於耶穌，可見人在世間雖受艱難，未必盡爲有罪，致失上帝喜悅，路加又言，兵卒亦戲之，與以醢，此時或當午食，故示同飲之意，以侮耶穌，馬太馬可皆言，同釘之盜，詬亦如是，推其所以詬誚之由，或謂此第自示倔強，至死毫無悲戚，猶且笑罵他人耳，或謂不然，此特反激耶穌，如果真上帝子，爾時卽能自救，亦必並救兩人也，惟觀路加所記，兩人之中，獨有一人，特知悔改者，推原其故，蓋因目擊耶穌無罪而就死。



地愈令自知孽由己作，罪莫可逃，而且痛切剝膚，猶爲衆人所禱，以德報怨，迥異尋常，況乎逆來順受，絕無尤怨之詞，凡此所爲，皆足動其悔改之心者，更觀標上所書曰：猶太王益信耶穌，卽所仰望之彌賽亞，於是悔改之心，勃然莫禦，卽責其一曰：爾同受罪，何不畏上帝乎？我儕宜也，蓋我所受當我所行，而此人所爲，無不是也，觀此數語，則知其心已確信耶穌爲全善之主，亦顯然自認爲罪惡之人，維時使徒盡去，舉目皆仇，上帝於此特令有悔改歸主者一人，爲之作證，惟此一人，旣責同儕，復謂耶穌曰：主歸爾國，其憶我，直稱之爲主者，卽以顯其信德，蓋當此時，雖見耶穌，猶且未能自救，惟其望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九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夏臺

固得因主之名而入。既入之後，又得常與主爲周旋。於此而知主恩浩大，視人所想望者，不特如願以償，更有過之，斷無不及。且此盜者，既干國典，罪本當誅，乃因一時真心悔改，竭誠歸主，初未嘗受洗禮，守聖餐，亦無事歷挫磨，經煉獄，卽得與主同在樂園，可見主之恩典，最深，主之能力最大，亦可見羅馬教煉獄之說，實與主言相悖。或謂人死則魂無知，必俟肉身復生，而後再有知覺。如此雖在樂園，烏知其爲樂園。於此亦見其說之非。當時既釘耶穌，其母與姊妹等，近十字架而立，約翰亦在其間，因而以母託之，毋令暮年失所。當此身任苦辛，力肩艱鉅，猶能仁孝兼盡，處置周詳，獨是耶穌降生，原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真

爲救世而來，所以必先仁民，而後親親。若夫世人，並無救主之職，自宜先於親親，而後仁民也。惟此一事，獨記於約翰者，固由事之切已，亦示不忘救主愛重之恩。馬太馬可皆謂，時有加利利婦，特從耶穌來者，在彼遠視，此必往來人衆，故猶未敢近前。惟耶穌母，想必已在其中，及至斯時，乃得乘間近主，而立意者，欲得耶穌片言，決別，否則垂有一盼，亦伸孺慕之私，顧耶穌特令約翰奉母先返，不欲親見其死，重傷母心，故氣絕時，惟抹大拉之馬利亞等數人，猶在耳。然此雖屬母子深情，乃卽應驗昔時，西面所言，劍刺爾心之語。見路加二章三十五節 約翰記，乃告其母曰：是乃爾子，又謂門徒曰：是乃爾母，原文



本謂乃告其母曰婦與視爾子又謂門徒曰爾視爾母或謂不稱母而稱婦者蓋恐株連之禍故特諱言或謂非也耶穌降世成人事皆完備止此一刻卽離卑賤頓復尊榮所以不得仍爲其子故母子之義至此而終獨母子之恩猶未絕耳然昔在迦拿變水爲酒其於母也亦以婦稱故又有謂猶太人稱婦者示有尊敬之心亦示有仁慈之意觀於耶穌特以其母託於約翰非以約翰託於其母乃羅馬教謂馬利亞分位極尊權能極大所由賴之以達於救主者不亦謬乎而況託於約翰未嘗託於彼得則約翰較彼得尤爲主所愛重乃羅馬教獨謂彼得爲使徒首實司教會之權不愈謬乎更觀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五七

耶穌既許同懸之盜得入樂園又復位置其親使無失所可見天堂之中固由救主錫與之福卽此世上之地亦由救主位置之恩維時自日中至未終遍地晦冥或言適當日蝕亦未可知然考耶穌受死正在望日則無日蝕之理或言因地將震之由蓋凡地震之先亦多有晦冥者意以爲亦非也此實由耶穌受死之故故其臨世也則有星之光及其逝世也則有日之晦惟此一日正殺逾越節羔之日昔猶太人出埃及時天降災殃晦冥屢日及至此時天亦晦冥卽以表明有真逾越節羔正於此時見殺且因耶穌爲天地主爲萬物首故其見殺天地萬物自必改常亦表耶穌之心最屬慘暗之時與

在客西馬尼情景正復相似故大呼曰我之上帝我之上帝何以遺予此本詩篇二十二篇篇首之語有謂耶穌言此蓋因身中痛楚故特呼籲救援原欲盡此一篇之詞無如氣已將絕力漸不支因而中餒耳然此雖未可知惟其呼籲之由固不僅在肉身之苦有謂耶穌言此蓋惟人性發露至此一時帝性已盡閉藏更有謂上帝於此真棄耶穌世人有罪自必見遺耶穌負世人罪亦必見遺於此而知上帝至公至義非此無以盡負世人之罪亦非此無以盡施救贖之功然此第屬現在情形故雖在苦難中仍爲上帝愛子惟其平日常與永生上帝相通及至此時親歷死亡一如真與永生上帝相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真



在荒野受試而後自覺其饑此時在十字架受苦而後自覺其渴然士卒等方戲之與以醢乃猶求飲於此等人可見其心仍無忿恨且極謙卑而況有此一求亦足動其惻隱或者因聞耶穌猶爲眾人呼籲所以感愧之心不覺油然而興其時在彼有器盛醢人以醢漬海絨束之牛膝草遞至其口此之海絨或謂用以塞瓶口者或謂留以飲罪人者草長約尺有半可知架非甚高時旁立者不止一人有曰姑聽之試觀以利亞來救之否馬太所記似授醢者一人言此者又一人馬可所記似言此者卽屬授醢之人或者因見耶穌之苦忽萌悲憫之心乃恐他人譏議故特言此以掩飾耳耶穌受醢曰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稟

事畢矣此不獨憂危已盡喜樂卽臨舉凡上帝所預定之事舊約所預指之言猶太異邦所望拯救之恩與夫天堂所有之福皆於此立其基址亦於此括其全功惟俟世人接納而已於是耶穌大聲呼曰父乎我神託爾矣此以見神與身不過暫離神則託於天父身則委於世人而且殺身不能殺魂於此更爲有據耶穌初次上京守節卽言父所其後兩次潔殿亦稱父室迨至此時仍呼父者可見耶穌一生始終皆由天父故自父來仍歸於父特言事畢者是卽離世之據以神託父者是卽歸父之徵昔士提反及將終時惟曰請主耶穌接我神也而此則曰以神託父顯見有自主之權猶昔謂我能

捐亦能復之意。見約翰十神而曰我神者、可見聖父聖子聖神、依然有別於此、愈足以明三位一體之理、釋教每言、人死則魂合一、更知其非、想必此時、天色復明、足見耶穌贖罪之功、普遍寰宇、故得上帝恩典、照及世人、約翰謂耶穌俯首氣絕、言俯首者、以見服從父命、備極完全、且當此彌留之頃、猶有此歡樂之言、可見順從主命者、雖處常處變、遭際不齊、惟終得安然以逝、此卽以堅吾人信德、立吾人標榜乎、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八章論釘死耶穌之事

三



第五百五十九章論耶穌死時所見奇異景象

馬太

七章五十一至五十六節馬可十五章三十七至四十一節路加二十三章四十四至卅九節

耶穌受釘之後，既已徧地晦冥，及氣絕時，倏見殿幔自上而下，頓裂爲二，此之殿幔，在至聖所之前，以隔別聖所者，其幔以紫線與金線錯雜而成，長六十尺，廣三十尺，其裂自上而下，不自下而上者，顯見上帝主持其間，昔祭司長每歲爲民贖罪，卽在殿幔之間，乃盡裂於此時，卽以表贖罪者，不在至聖所中，而在耶穌受死流血之處，祭司長之衣裂，而知獻祭之職可以廢止，至聖所之幔裂，而知獻祭之禮，亦可以廢止，聖殿之中，有至聖所，是猶天上之有天堂，觀利未記十六章知祭司長入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九章論耶穌死時所見奇異景象

臺

至聖所，必賴祭牲之血而入，則祭牲之血，卽以贖猶太人之罪，因祭牲之死，而猶太人得生，信主者入天堂，必賴耶穌之血而入，則耶穌之血，卽以贖普世人之罪，因耶穌之死，而普世人得生，耶穌之身，尤爲真至聖所之幔，此時受死，是猶裂之爲眾闢永生之新路，使無間隔，以得直達上帝之前，觀希伯來書十章十九二十節之言，或卽本於此意，而況殿幔之裂，亦卽示猶太人已失上帝之恩，故其後異邦人，因得入而蹂踐，或謂此至聖所，惟祭司長，每年一次，得入其中，卽此聖所，亦惟祭司可入，然則殿幔雖裂，作福音者，何自而知，然當其時，朝夕獻祭之儀，或暫從權在外，此則眾人共見共聞，且觀

使徒行傳六章七節，則知後來祭司，亦有爲主徒者，尤必言之確鑿，更或卽因此事，而興悔改之心，亦未可知。猶太史記所載，耶路撒冷未滅之先，四十餘年，聖殿樑木自墜，金燈炬無故自熄，正門夜半自啟，此與耶穌受死之時，相隔不遠，雖未及言殿幔之裂，然聖殿中，實有朕兆，顯現之先，或言幔裂之故，殆因地震之由，此無可攷。惟耶穌謂，室將爲墟，是卽應驗之始，蓋已見於目前。馬太復記地震，磐裂，耶路撒冷以磐爲基，可見聖殿禮儀，固將廢止，卽此人民城郭，亦就喪亡，又言，墓啟，旣逝之聖，其身多復起出墓者，此以見耶穌受死，不特震動人間，且並震驚地府，觀馬太記，似乎逝聖復起，已在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五十九章 論耶穌死時所見奇異景象

五三

耶穌復生之先，不知非也。墓之啟，或與地震同時，惟逝者復生，則必在耶穌復生之後。故馬太又謂，迨耶穌甦後，入聖京，多人見之，此卽爲普世人復生之預表。耶穌受死，卽合逝聖皆出於死，耶穌復生，更合逝聖皆入於生。昔日耶穌降世，旣有天使預報於前，及至耶穌升天，亦有逝聖擁隨其後，大抵此之逝者，其逝未久，故令見者，猶識其人。猶太人在世者，皆欲殺害耶穌，委棄耶穌，而獨此逝世者，反得與之感孚，爲之作證，足令當時見者，雖未親見耶穌復生，亦能堅信不疑。維時百夫長，及同守耶穌者，見地震與所歷之事，懼甚，不覺驚訝讚歎。馬太馬可所記，則曰，此誠上帝子也。路加所記，則曰，是誠



義人也，意實相同，因知上帝子，故知爲真義人。耶穌未死，上帝既合同釘之盜證之，耶穌已死，上帝又合此百夫長證之，則雖在死亡之頃，危難之中，而耶穌之善義，仍昭如日星，照人耳目。耶穌自謂上帝子，猶太人指爲僭妄，乃有此異邦人，特證耶穌自證之確，猶太人妄議之非，或言此百夫長所信，終屬異端，猶謂諸上帝以人形臨世之意，然其平日，亦必知猶太人所崇奉者，惟一上帝，且於此時，耶穌兩次稱父，故卽所聞所見，而於是信益真。路加又言，眾聚觀，歷見其事，拊膺而返，此皆屬耶路撒冷者，蓋見當時情景，不覺痛悔於心，所以五旬節後，猶太人多有信主者，或卽因此痛悔之由。百夫長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五十九章論耶穌死時

所見奇異景象

百三

第一百六十章論士卒以戈刺耶穌脅

約翰十九章三十一至三十三

第十七節

羅馬國法，凡有罪囚受釘而死者，一任屍骸暴露，不卽掩埋，致飽飛禽野獸之腹，故有毒罵人者，每謂使汝釘十字架，以喂鴉鳥，職是故也。惟此惡習，與猶太例絕不相合。觀申命記二十一章二十三節可知。蓋猶太人不得懸尸竟夜，此例極嚴。况屆節期，尤當遵守，故約翰記時乃備節日，猶太人不欲於安息日，懸尸十字架，以此安息爲大日也。維時約在未終，祭司諸人在城中者，猶未及知耶穌已死，故特求彼拉多，使折其脛，而去其尸。一則因此安息最爲大日，污穢之物，不令留存，再則防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章論士卒以戈刺耶穌脅

頁三〇

範偶疎，更恐因而生事也。惟猶太人每於喪葬之事，視爲甚重，故彼拉多不得不從。獨是折脛之刑，羅馬法本有之，然非施於旣受釘者。至於受釘十字架者，其死頗難，或延至數日者，竟亦有之。則雖折脛，仍未卽死。惟旣折之，無復得生之理，故去之無礙也。於是士卒承彼拉多命，將同釘者，一一折脛，及至耶穌，見其已死，則無須折。或者此百夫長，因有微懼之心，故重視其遺體，亦未可知。其中有一士卒，以爲尙可虞也，復以戈刺其脅，以意度之，想在耶穌之左，然無實據。約翰特記耶穌受刺，血水俱出，顧若此之詳者，蓋以爲所關甚鉅，且經目擊，並非臆度之詞。故曰：見者爲證，其證真，自知言真，使爾



曹信也。復謂此事成，則經言其骨不折。又言人將觀其所刺者，應矣。其骨不折，此本出埃及記十二章四十六節之言。蓋謂逾越節羔屬於聖物，凡食羔者，不折其骨，不留其肉，必燔於火。耶穌爲真逾越節羔，正應驗於此時。約翰之意，以爲此之士卒，乃異邦人，素不識經，且奉彼拉多命，凡同釘者皆折，而獨不折耶穌，可見實由上帝所使，故得應驗。昔日之言，此蓋因耶穌甘心受死，自獻其身，所以上帝特歆其祭，視爲至潔之羔，不容毀折其骨。觀其所刺，此本撒加利亞書十二章十節之言，其曰：昔爾刺我，後必仰我，則非耶穌莫屬。且此節言椎心痛哭，卽指當時見者拊膺而返情形，亦未可知。至於約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章論士卒以戈刺耶穌者

五五

翰，因見耶穌受刺，血水俱出，特指此爲證者。何居或謂：當約翰作書時，每言耶穌降生，非有實體，猶形影之相似，以顯現於一時。故約翰言此，以證其非。然旣受釘於十字架，卽已顯然，何須藉此一事，或謂約翰記此，以明耶穌之死，非死於身，而死於心。其在客西馬尼，心中已極慘傷，直至釘於十字架時，大呼一聲，卽時氣絕。此由憂傷過度，致使心血凝聚，爆裂其心，所以血水流注於心包絡，因而士卒以戈刺脅，適當包絡之間，故血水俱出耳。而况耶穌受釘，其死特速，尤明驗也。然身體之學，昔不如今。當日約翰未必深明此理，或謂約翰記此，特指異蹟以示世人。蓋血水俱出者，血卽以贖人罪，水卽

以喻聖神洗滌人心之污可見皆從耶穌之身而出然贖人罪卽滌人污本無辨別而況耶穌之血已流於受釘之頃更無俟受刺之時或謂凡人之身血隨氣轉若氣一絕則血凝結雖刺不流約翰記此以明耶穌此身雖死仍具生機無俟復生之後故自降世以來其身不與人異及至一死卽與人殊世人之死卽就朽壞耶穌之死卽就尊榮所以使徒行傳二章三十一節言其魂不遺於陰府其身不至於朽壞卽引詩篇十六章十節之詞以證明此意約翰記此殆亦相同乎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六章論士幸以戈刺耶穌脅

真六



第一百六十一章論約瑟葬耶穌

馬太二十七章五

馬可十五章四十二至四十七節路加二十三章五

五至五十六節約翰十九章二十八至四十二節

耶穌受死之時門徒已皆星散乃竟有不隨函丈於生前獨掩遺骸於死後者則約瑟是約瑟者亞利馬太人考亞利馬太邑有二音雖相似字實不同惟此則與以法蓮邑相毘鄰者然雖屬此邑人惟其居止則在耶路撒冷馬太約翰皆謂爲耶穌徒馬可謂爲尊貴議士仰慕上帝國路加亦謂議士也爲人仁義不黨祭司輩所謀爲則其品詣可知想其平日久已心折耶穌乃防物議之加仍被俗情所囿及至此時一聞耶穌受死無可救挽已惜其冤且更目擊當時一切情形愈知天之動

耶穌事蹟攷

卷九

耶穌

第一百六十一章論約瑟葬

臺

威以彰耶穌之德因而信服愈深所以昔時猶自諱藏今竟毫無顧忌則其勇敢亦足嘉矣於是毅然入見彼拉多求耶穌尸耶路撒冷都邑之外原有兩地以葬罪囚其或死於石擊抑或死於火焚者同葬一處至若被殺而死與夫受釘而死者又同在一處設使約瑟不求則葬耶穌者亦與二盜同獨是猶太國法允貴顯者雖犯死罪仍許親屬領尸掩埋約瑟於此特援是例然猶未知祭司諸人先已請命折脛去尸故人見彼拉多乃一求而卽准或謂彼拉多好利者安知約瑟於此非賄賂以貨財然此固屬無憑且當審耶穌時已先感動其心今聞約瑟之言更竒其死之速故卽呼百夫長問死

久乎既得其情則以尸賜約瑟顯見心所樂從無事包  
苴之入也約翰記釘十字架之所所有園中有新墓未有  
葬者其墓鑿磐爲之此雖約瑟之業實由上帝預令有  
此以尊耶穌故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九節言終歸富人  
窀穸蓋謂是也維時約瑟遂往取尸更有尼哥底母曾  
夜就耶穌者亦毅然助之乃携沒藥和以蘆薈約百斤  
至兩人將耶穌尸以泉布雜馨香之品裹之猶太人葬  
例也約翰記此若是之詳者一以見約瑟兩人尊敬耶  
穌已爲極致猶昔日馬利亞以膏膏主意正相同一以  
見耶穌之死幾等罪囚上帝特令有此貴顯之人尊之  
敬之乃足以彰耶穌貴顯沒藥蘆薈皆搗成屑以之置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一

章論約瑟葬

耶

於布中亦以之施於布外猶太葬例雖無以藥貫尸如  
埃及者然每以此芬芳之物與尸同殮毋使朽腐之速  
獨是凡捫尸者七日不潔況居節期尤多畏忌乃此兩  
人竟不計及則其心之熱烈概亦可知惟於是時極屬  
忙速蓋因日將西墜卽爲安息之期故既置尸於磐轉  
石墓門而去猶太人鑿磐爲墓中空如洞外有巨石鑿  
成關鍵可以啟閉轉移至此一石然否則無可考惟羅  
馬教特於耶路撒冷城中建一會堂謂卽葬耶穌處故  
令亘古常存然考當時制度凡有葬者必於城外惟有一  
國之主乃得葬於城中設謂滄桑之變今昔不同則  
於前章既已辯明無庸再贅况觀使徒行傳則知當日



門徒所仰望者，惟在天之救主，未嘗泥於何地，則然與否，亦無關於重輕，維時自加利利，同耶穌來之婦，隨後觀其墓，及墓尸如何，歸備芳馨之品，及香膏，當安息日，遵誠而止，及安息之首日，味爽，復往膏尸，獨抹大拉之馬利亞，及他馬利亞，未忍卽離，對瑩而坐，然約瑟等，旣以馨香之品，殯殮耶穌，則眾婦人，似亦無須再備，或謂此由未知約瑟所爲，或謂雖已知之，然因時將安息，是以未甚周全，或謂皆非也，此特顯其愛心，故不能自己耳。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一章 論約瑟墓

夏亮

第百六十二章論祭司等請兵封守耶穌之塋馬太

二十七章六十一至六十六節

四傳之中，惟馬太記此者，蓋因馬太福音原爲猶太人作，乃當日猶太人每謂耶穌復生一事，實由門徒夜盜其尸，故特記此以塞其口。若馬可等作書之故不同，所以無庸及也。當時祭司諸人既死耶穌，以爲自可安然無慮，乃一轉念之間，更有未適然者。馬太記明日，卽備節之翌日，或謂此爲耶穌受死之後一日，蓋安息日將暮之時，然既早蓄是謀，何不行於安息之先，而獨行於安息之後乎？故有謂此蓋逆料門徒皆守安息，盜尸之事，自可無虞，況言三日復生，則其時猶未至，設使門徒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二章論祭司等請兵封守耶穌之塋

四

盜去，亦與前語不符，固然不足惑人，抑且情形顯露，亦有謂耶穌雖死，然祭司等猶未及知約瑟既已領尸埋葬，矧當倉猝之秋，更無暇及此事，故俟守安息時，同人共集，乃議及耳，所以礙於安息，不敢結伴偕行，因而相約，共集於彼拉多之所也。抑知猶太人例，每於今日暮時，卽稱明日，馬太福音既爲猶太人作，必如猶太人言，是則祭司諸人，入見彼拉多時，殆卽約瑟適塋耶穌之後歟。觀其語彼拉多曰：主，我儕憶彼僞者，生時嘗曰：二日後復生，是以請命，固守其塋三日，恐其徒夜盜之，而由死復生告民，如是，則後謬較甚於先矣。或謂此非馬太當時記述之言，必後人附會者，耶穌平日雖有復



生之語，然惟門徒僅得與聞，乃至此時亦竟相忘，所以心中幾於失望，而何以祭司等知之獨悉，記憶獨詳，故有謂此或賣師猶大有以告之竊謂非也。耶穌昔謂約拿之外無異蹟可示，此卽明寓復生之意。彼士子等深明舊約，在所必知，況曾目擊耶穌，昔復生拉撒路，故以爲復生之語亦將應驗於斯時。若夫門徒所以反昧者，因其哀傷至極，惟猶太人所以獨明者，因其忿恨至深也。且所謂毀殿者，猶太人實毀之，故能默會其旨，如昔謂賣師者，猶大實賣之，故亦默會其旨，然旣以此告彼拉多，則知毀殿之言已盡悉其本義，乃先指此以證耶穌，特爲誑彼拉多，益足見其謬妄，惟是彼拉多因此一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二章論祭司等請兵封守耶穌之塋

塋

事，反被眾人掣肘，已有愠怒之心，且又多端冒瀆，更厭其煩，故徑答之曰：與爾守兵往盡乃心，固守之，觀彼拉多之言，似已先有兵者，或謂是卽釘耶穌時，監守之兵，然當此時耶穌已死，且以其尸付於約瑟，卽有二盜，或猶未死，然皆折脛斷無生理，則此守者自可先返，足知其非，此或因屆節期，特有兵與祭司等，以資彈壓者耳。於是卽往，固守其塋，封石設兵焉，封之之法，或謂以索橫繫墓石兩旁，其端則傳以泥，且加印誌云：至於此印，或爲祭司長者，抑屬彼拉多者，則無可攷。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馬太二十八章一至十五節馬

可十六章一至十一節路加二十四章一至十二節約翰二十章一至十八節

耶穌復生一事，馬太所記，則謂安息後之首日黎明時，抹大拉之馬利亞及他馬利亞至，欲觀其塋，因見使者，以主復生告之，使速往告門徒，兩人既返，及至中途，耶穌與之顯現，馬可所記，約畧相同，惟數婦中，更有撒羅米一人，且言先現於抹大拉之馬利亞，似爲少異，若路加記，天使顯現，使往告門徒者，馬利亞兩人而外，更有約亞拿，此卽希律家宰，名苦撒者之妻，且有他婦偕焉，又言，彼得聞告趨墓而觀，惟約翰記，味爽，抹大拉之馬利亞，先至墓所，見石離墓，乃返告彼得約翰兩人，兩人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十一

聞告卽往，不見主尸，其後，馬利亞復往，乃在墓外，親見耶穌，合而觀之，事多歧貳，似極逕庭，然而無可疑也，卽其所記之時觀之，馬太言黎明，馬可言平旦日出，惟路加與約翰，皆言味爽，而原文各不同，路加所記，本謂清晨之際，約翰所記，則謂天猶未明，故馬太等所記，其時畧後，而獨約翰所記，其時畧先，或謂三傳皆言至墓之時，約翰則言啟行之時，其實一也，或謂不然，約翰所記，雖有不同，然亦指至墓時而論，惟抹大拉之馬利亞，所至特先者，則因其心更切，故不及待衆人耳，或謂數婦寓止不同，故其往也，或遲或速，自然不等，惟必相約共集，所以未甚懸殊，或又謂衆婦結伴偕行，實分先後，馬



太馬可所記爲先至者，抹大拉之馬利亞等是也。所見者，惟一天使，故卽以此返告眾人。路加所記爲後至者，約亞拿與他婦是也。所見者有二天使，故亦以此返告眾人。乃並及抹大拉馬利亞與雅各母馬利亞者，第統括之言耳。至於約翰所記，似乎抹大拉馬利亞有兩次至墓之時，故有謂其初往也，必與先至數婦同行，一見石已離墓，卽趨而返，以告約翰彼得。於是復與後至數婦一時會合，同行共往也。至於耶穌首在途間，所顯現者，或謂凡與抹大拉馬利亞偕行者，皆得見之，或謂非也。惟見於馬利亞一人耳。觀此一事，其中節目甚多，所以衆說不同，然不能指何說爲至當，惟合數說而參觀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臺

之，則四傳所記，似異而實同，仍無歧貳也。是日爲安息之首日，卽今之安息日。衆婦特備芳馨之品，欲傅耶穌之，觀路加記，似備於安息之前，觀馬可記，似備於安息之後，或謂衆婦之中，分爲兩隊，故其所備，各有不同。若馬利亞等，因在塋久坐，及返已暮，卽屬安息之時，不能市物也。然觀希利尼文，此一市字，內有已然之意，包括時候甚遠，則兩傳所記，實一而已。當安息首日，衆婦去時，不知有兵守塋，其所慮者，惟不能啟墓門之石，故有謂觀此則知衆婦，非皆相約同往，必分兩隊而行，否則既有多人，墓石雖巨，亦衆擊易舉也。馬太所記，情形最先，耶穌受死，地旣震動，耶穌復生，地亦震動，可見一生一



死皆與普世相關。又言主之使者由天而下。前移墓門之石。而坐其上。容光如電。衣白如雪。此皆最先情形。且言守者恐懼戰慄若死。此與上章末節正爲相對。以見猶太人雖多端守護。究不能與上帝爭衡。或謂此等情形。衆婦所親見者。然觀馬可路加約翰所記。皆謂見石已離。可知衆婦至時。尚見守者戰兢之狀。容或有之。至於天使自天而下。移石而坐。則必守者所述之言也。或謂耶穌復生之身。豈猶物所得而阻礙。天使所以必移石者。特令人知復生有據耳。想必耶穌復生。固不待至此時。意謂非也。耶穌之身已死。則其生也。必有天使以上帝命生之。惟此守者一見天使。已皆戰慄若死。故不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靈

及見耶穌耳。而況復生之身。尤非肉眼所能見者。則雖見而不識。抑卽以爲天使。亦未可知。維時抹大拉馬利亞適至。一見石已離墓。以爲守者啟之。或更辱及遺骸。於是卽返。以告彼得約翰兩人。馬利亞既返後。其餘衆婦。見石已移。乃相告曰。誰爲我移墓門石乎。於是入墓。忽見天使坐於右。衣白衣。婦異甚。天使慰之曰。勿異。我知爾尋釘十字架拿撒勒耶穌。彼已復生。不在此矣。可觀葬處。且命之往告門徒。並及彼得。此蓋特慰彼得之心。又言耶穌先爾至加利利。於彼可見之。觀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則知耶穌顯現於加利利省。同時見者。有信主之兄弟五百餘人。其在耶路撒冷。雖數次顯現。門徒



若同時共見者，惟此次爲最多。觀路加所記，則天使二人，且謂當憶在加利利時，彼語爾曰：人子必解於罪人釘十字架，三日復生，多此數語，或謂此之眾婦爲後至者，然此不能實以爲然，蓋天使之數，雖有不同，然或眾婦之中，所見各殊，所聞各異，於是著書者，因其所述記之，故亦不同也。馬太謂婦急離墓，懼且大喜，趨告門徒，馬可謂婦急出，自墓而奔，戰慄驚駭，以懼故不告人，此亦不相符合，或謂馬可所記，在先情形，馬太所記，在後情形，或謂當時不止一婦，或懼或喜，各有不同，故馬太謂告人者，實指抹大拉馬利亞言，馬可謂不告人者，則指其餘眾婦也，或又謂馬太謂告人者，蓋告門徒，馬可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活之事

五

故或謂因恐不潔之污、或謂皆非也、實因少年膽怯、故有畏懼之心、彼得後至、卽時入墓、然雖入墓、惟見桌布而已、至於裹首之中、一時尙未及睹、此可見其稟性急速、迨至約翰入時、見有裹首之中、不與桌布同在、乃疊置一處、此可見其稟性精詳、又曰、見而信之、或謂此言信馬利亞所告、墓啟之言、意謂非也、觀此一語、已具深意於其中、設愛主者、或移其尸、則必不去殮身之布、設敵主者、或移其尸、則又無暇疊置此巾、約翰性極精詳、故一見此、而已信主復生、決無疑義、故又謂門徒猶未知耶穌之心復生、載於經也、蓋經所言、平日仍未及悟、有此一見、而信乃深、所以耶穌無須特意顯現於約翰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一頁

一人者、因其信心已先堅定也、馬利亞既告彼得約翰兩人、於是復隨後至、立墓外而哭、盡深痛夫主遭之苦、此身雖死、猶或不免荼毒之加、乃正哭時、俯視墓內、見二天使、衣白衣、坐耶穌尸墓處、一在首、一在足、或謂此見耶穌受死、雖有二盜、在其左右、同釘以辱之、乃至耶穌復生、則有天使、在其上下、陪從以榮之、或謂此特示馬利亞、使知耶穌一身、自首至足、皆有天使、奉上帝命、保護維持、無須過慮、惟是彼得約翰、雖皆入墓、未嘗得見天使、而獨馬利亞、俯視卽見者、或謂此蓋上帝因人而顯、或謂此由人心各有不同、如昔在天有聲、或以爲雷聲、或以爲天使與言、而獨使徒更悉其語、意正相似、



彼衆婦等一見天使卽極驚駭而馬利亞獨不然者蓋由志意專壹故凡目前所見皆不足動其心天使曰何哭此特慰其哀痛之情亦以見其所哭之非蓋尸在則宜尸不在則否也馬利亞答曰人取我主尸不知置何處言竟顧見耶穌立而不知爲耶穌然馬利亞方與天使言乃卽他顧者或謂天使之意有以示之或謂耶穌之能有以使之意以爲皆非也此由其心不在天使而在主尸故無暇與語欲另尋求耳然旣已親見主乃竟不能認識故耶穌特語之曰何哭爾尋誰馬利亞聞其語仍未曉悟因復以爲園丁或謂耶穌旣復生後園丁以衣衣之故有像於園丁或謂耶穌在十字架婦女猶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臺

可近前則知必有布幅之屬圍繞下體殮時倉猝或未及除故有似於園丁或又謂耶穌歷遭痛楚所以形容憔悴故疑其爲園丁然此皆與耶穌昔日之言大相鑿柄耶穌嘗謂人旣復生卽如天使自與昔時情狀迥迥不侔所以馬利亞未能認識耳故謂之曰若吾子昇之去置於何處請告我我將取之蓋至此時見有天使在於其間心中畧爲安穩因知主尸必非仇敵所得雖或移置他所要皆出自愛主之人乃耶穌因馬利亞旣覲面而不識復與語而仍不悟故特呼其名以曉之亦以見雖隔死生而昔日之愛情依然無異迨馬利亞一聞其呼卽時醒悟知爲耶穌乃顧之曰啦啞呢此希伯來

方言譯卽夫子也。耶穌在世屢受世人夫子之稱，此爲最後。耶穌曰：我未升見父，勿援止我。此猶勿捫我之謂。其時馬利亞一知爲耶穌，或卽拜伏於前，將抱其足，故耶穌特止之，推原其故，或謂因其已死，卽爲不潔，所以不合之捫，或謂因耶穌未升天，其身尙與人同，昔受創傷，此時若捫，仍有痛苦，或又謂馬利亞之心，以爲所復生者，不過耶穌之神，故欲捫之，以觀其果否實形。耶穌之意，蓋特曉之，使知未升於天，則猶在世之身，無須捫驗，亦有謂馬利亞欲拜之，故耶穌以爲猶未升天，與上帝同榮，則不當拜，然觀將升天時，眾門徒皆拜之，未嘗阻止，則知其非，亦有謂耶穌之身，未升於天，其中尙有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夏

情欲，設或捫之，則於禮仍有乖，竊以爲皆非也。耶穌因馬利亞，以夫子稱，蓋欲得如平日，與門徒相親愛，故特言此，使知耶穌在世，以身親愛門徒。耶穌在天，以神親愛門徒，所以此時親愛之情，雖同而異也。惟令多馬捫己者，由其有不信之心，不合馬利亞捫己者，由其有真信之心，則視多馬較輕，而視馬利亞更重。於是命之曰：往告我兄弟，特稱我兄弟者，一以見離散之罪，盡蒙寬宥，一以見親愛之意，宛若生平，故未與馬利亞言，先呼其名，未告門徒語，先稱兄弟，皆此意也。耶穌謂我升見我父，卽爾父，我上帝，卽爾上帝，稱我父者，以帝性言，稱上帝者，以人性言。耶穌在世，稱我上帝者，合此而三，惟



與門徒分言我爾若此其悉者誠以稱父之故各有不同耶穌之稱也由其帝性而稱門徒之稱也本於恩典而稱然卽自耶穌因帝性稱父以爲基址惟得同稱爲父則心無隔闕氣誼自可相通是知主與門徒雖不能如在世起居與共飲食與同惟由此以相親則別有相親之法更遠勝於昔時於是馬利亞遂往告門徒備述耶穌此語馬可九節所記耶穌復生先見於抹大拉之馬利亞曾逐七鬼離此婦者蓋卽指此而言且謂衆聞耶穌復生爲婦所見不信惟馬太九節十節所記或謂卽指馬利亞言或謂非也當指馬利亞所先與同往者言然旣概稱曰婦則馬利亞似宜亦在其中或者已在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五



之時則此說非。惟觀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則知耶穌復生首顯現於彼得路加三十四節。雖有是言而獨不詳其事。想亦同在此日之中。耶穌特顯現於眾婦者。殆因受死之時眾婦遠立而觀。既復對壘而坐。是日昧爽。又能適墓最先。耶穌因其愛已甚殷。所以特加慰勞。或謂耶穌此時不即顯現於使徒者。蓋特責其背主之非。然觀耶穌首命往告門徒。且稱之爲兄弟。即已顯明赦宥之恩。而況異日使徒出身傳道。即以其言取信於人。故必先以人言取信於己。且更試鍊其心。使知後來遇有不信主者。仍當加意忍耐。因已聞主復生。猶未即信。自宜體諒他人。至於門徒所以先不信者。或因傳自婦人。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三章

故以爲不足據。亦未可知。馬太記婦去時。守者入城。以事報祭司諸長。上章言設兵守壘。本章言守兵返報。此兩事。三傳皆畧。惟馬太獨詳。其時守者既已戰慄欲死。厥後漸甦。即行分散。故馬太原文。本謂有守者入城。則亦必有徑返屯營之所。直道其事者。至於祭司諸人。信與不信。則無可考。惟更恐人傳信。因欲阻人之信。故以多金與兵。曰爾可云。我眠時。其徒夜盜之。顧祭司等。初則以金與猶大。使之賣師悖主。繼復以金與守者。使之變亂是非。此皆恃賄行奸。總屬小人伎倆。獨是此言。極多窒礙。既已自謂夜眠。安知爲門徒盜。而況當日門徒。所以望耶穌者。惟在世上之王。原無意於復生。何必盜



尸取咎兼之羅馬士卒最嚴職守如果因眠失事軍法當誅卽使此兵受金或聞於朝亦當科罪故祭司等又從而慰勞之曰倘聞於方伯我卽勸之使爾無虞惟是當時守者或見祭司諸人猶能強彼拉多使殺耶穌因信其言不謬遂如所囑而行於是此言徧揚於猶太人中殆卽由此守者受賄訛傳者乎或有不信耶穌復生者遂謂門徒移尸他所使信主者不致頓易其心然觀當日情形門徒懼禍方引避之不遑豈遑他顧且知有兵守護則愈不敢冒險而行此不待辯而知其非也亦有謂耶穌非死不過一時昏暈故自甦於墓中然觀當時士卒固已察驗詳明況又刺脅以戈更無可生之理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臺

且既手足受釘安能步履一如平日更遠至以馬迓二十餘里之遙亦有謂門徒得見耶穌雖非誑語然此第由其心想像而出所以如在目前惟必先有此事形之於心乃得形之於目若夫門徒惟望耶穌再臨不料復生之速卽此眾婦至墓無非欲膏其尸故一見此情形皆出意想之外而況耶穌之尸顯然已不在墓否則當五旬節門徒傳復生之道聽者多人設有議其非者必指主尸爲據兼之耶穌在世未嘗命及門徒普世傳道使非耶穌復生諄諄然命之者門徒安肯信從且果爲心所形何獨形於四十日中而不形於四十日外於此益見其非亦有謂耶穌之道美矣惟復生一事不無可



疑竊以爲復生者，非必耶穌之身，特由其神感動門徒使之如親見耳，信如是也，則耶穌尸終在世間，何以當日曾無一人見者，況乎神無骨肉，亦曾面示門徒，則能當眾飲食，更有手足可捫，而謂復生之身非有實形，斷乎不可。○上文已論復生之事，於此更言復生之理，其理本極高深，惟於尋常事物之間，亦可瞻其梗概，惜人習而不察耳，今試畧舉數端，以爲之證，仰觀於天，見夫日之晝明，夜晦，月之朔望盈虧，與夫寒暑之迭更，歲時之遞易，而知復生之理無時而不在焉，俯察於地，見夫草木之甲坼，有枯必榮，潮汐之往來，無消不長，春蠶作繭如僵，乃不數日，化蛾而出，蝗蟲遺子入地，歷十七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三章 論耶穌復生之事

臺

年，舊種乃萌，推之日蒸於水，則化氣而上升，遇冷卽凝，復爲霖而下降，而知復生之理，體物而不遺焉，然則充塞兩間，皆具此理，而謂於人獨無，可乎，況人爲萬物之靈，雖彭殤壽夭，或有不齊，仍不過百齡之久，而乃大之則川澤岡陵之屬，小之則飛潛動植之儔，固有逾百年而不弊，閱終古以常存者，則亦何貴乎人，抑知卽人一身，已具復生之理，故出而作者，必入而息，夕而寢者，必晨而興，至於肢體髮膚，更有剝復循環，而不自覺者，由此而推，益信復生之理，爲不爽也，更證於經，其載在舊約者，約百云，我知救主恆在，終必降臨，迨至膚敗肉消，克觀上帝，約百記十九章，但以理云，長眠於地下者，必



甦而起得永生者有之受永辱者有之但以理書十節二章二節卽

耶穌當日語撒土該人者亦嘗引述出埃及記三章六

節之言以證復生之義至於以利亞嘗返穉子之魂列

紀上十七章以利亞亦起孩童之死列王紀上四章投

尸於墓觸骨旋甦列王紀下十三此則復生之事尤彰

彰可攷者其載在新約者以言乎理則見於約翰五章

二十八九節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四十二三節以言乎

事則見於馬太九章二十五節路加七章十五節約翰

十一章四十四節使徒行傳二十章九節十節凡此復

生之事雖與耶穌復生及末期審判時世人復生究有

不同然亦可證其事爲必有則愈足信其理之不誣也

耶穌事蹟攷

卷九第一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一三一

第二層論復生之理所關甚鉅耶穌聖教以此爲基址

福音真道以此爲輪軸設使耶穌當日竟不復生則其

死也與二盜同且所謂毀殿三日復建之言亦屬虛妄

如此則萬國萬民皆無救主非皆獲罪於天終無所禱

乎又安望遠離地獄上躋天堂故保羅謂基督不甦則

爾爲徒信而罪依然在矣哥林多前書十而況耶穌復

生卽爲世人復生之本則其所關尤非淺鮮

第三層論復生情形蓋所謂復生者非氣已絕而復甦

魂已離而復返之謂也所以上文雖引聖經所記之事

以爲證據其實迥不相同彼復生者仍在世間仍須衣

食仍有疾病死亡若此之言復生則皆異是至於復生

之身雖猶在世之身顧其間仍有別所以耶穌之死未嘗朽腐迨至復生門徒皆不及識其在以馬迓也二徒目矐必俟擘餅之時若馬利亞且悞以爲園丁卽眾在舟而漁耶穌立岸與語亦無一人能先認識者從可知復生後必有榮耀之加故其氣象自有不同惟其本體則仍如舊觀路加二十四章三十九節及以弗所書五章三十節約畧可知雖於其中深意尙有難明惟所得而知者則自有生而來以至復生之後凡此生命莫非一線貫通故其知覺亦屬一氣相承未嘗間斷所以耶穌旣復生後於門徒中孰爲馬利亞孰爲彼得孰爲多馬無不瞭然厥後在加利利三問彼得曰爾愛我乎卽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一五

令彼得記憶從前三不認主之罪

第四層言復生一事更多旁證論復生之顯據其最大者卽在耶穌之身此外亦有可援爲證以相助者觀於耶穌復生之後與未復生之前門徒情景大有不同當耶穌被執時門徒星散遠避不遑迨後獨敢親在殿堂侃侃而言爲耶穌證卽在有司之前雖欲刑驅勢逼使諱耶穌之名而不可得使徒行傳四章十八十九節卽如彼得昔在祭司長院婢僕之間猶且多端掩飾及至後來乃敢直言無隱竟在大庭廣眾之中使非親見耶穌復生何前之懼怯而後之勇敢若是乎是又卽門徒之意見觀之亦絕不同耶穌復生實出意想之外所以安息首日猶往



膏尸蓋其心，初以耶穌將爲世上之王，迨復生後，乃知爲天國之主，初以耶穌將拯救猶太人，出於羅馬之軛，迨復生後，乃知實拯救普世人，出於罪惡之中，耶穌昔謂人子必在耶路撒冷，爲異邦人，戲辱扑殺，門徒聞此，無一達其旨者，迨五旬節，彼得謂爾曹宜悔改，奉耶穌基督名領洗，俾得罪赦，使徒行傳二章三十八節，又謂舍此別無救主，蓋天下人間，更無錫他名，可以得救者，使徒行傳四章十二節，則已深知耶穌，特爲世人，受死贖罪，其理豁然，心目之中，而況新約所記，使徒每勸世人，仰望耶穌再臨，使非復生，再臨何有，卽耶穌升天時，眾人注目仰天，有天使傍立曰：此耶穌別爾升天也，依爾見如是升天，後必如耶穌事蹟，卷九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壹五

是而來，使徒行傳一章十一節，卽耶穌亦嘗自謂待我復來，約翰

一章二節，使非復生，又何自來，且也，耶穌果無復生之事，

則聖餐之設，其義莫可解，保羅謂爾食此餅，飲此杯，以

明主死，至於臨日，哥林多前書十，可見聖餐之意，不第

記憶耶穌，代眾受死，且更記憶耶穌，敵勝死亡也，洗禮

之設亦然，此爲信主之號，尤爲更生之號，設無復生，則

其義不明，故保羅謂，效其死而受洗，是與基督同葬矣，

父以赫赫之權，使基督復生，則吾儕作事，亦生命維新，

哥林多前書，正謂此也，六章四節。

第五層，上文旣言復生之事，亦言復生之理，茲更推廣言之，一則必有復生，而後羣疑始釋，或者謂復生之理，

果顯現於天地萬物之中，由此而推，洵不誣矣。然天地萬物，皆有始終，然則人雖復生，非亦有始終乎？安得謂之永生，更觀新舊二約，其間所載，既死復生者，不一而足，以此爲據，洵不誣矣。然彼復生者，依然有死，然則人雖復生，非亦有再死時乎？又安得謂之永生，故就人心所推測者言之，有謂人死則如燈滅，並無跡象可存，有謂上帝以神賦於人身，猶以海水分注於瓶，人死無異瓶裂，此水則仍歸海，至於佛氏之流，更衍輪迴之說，凡此皆似近理，若徒據理而論，究難辨其孰是孰非，惟卽吾人信愛之心，與及耶穌復生之事，合而觀之，則知人死之後，必有知覺，永無盡期，二則必有復生，而後救主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夏

之功乃極，凡人之生有身，以與世人相接，亦有魂以與上帝相通，設使救世之功，惟及靈魂，不及肉身，猶有缺陷，所以耶穌受死，卽以贖靈魂之罪惡，耶穌復生，卽以救肉身之死亡，而後永生之福，賜於人者，斯爲美備，三則必有復生，始見人身，乃極尊貴，亦見人之罪惡，所關甚大，蓋此時在世之身，卽異日復生所本，則凡罪污之玷，不獨玷暫時之身，且更玷永遠之身，故保羅謂身非爲淫，乃爲主，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三節卽此意也，四則復生之身，與在世之身，或異或同，似難稽考，然準之於經，揆之於理，則知雖同而異，亦異而同，故保羅謂播辱而甦榮，播柔而甦強，播者血氣之身，甦者神靈之體，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四十三節



五則人無貴賤有死必理可見世人心中有復生之望雖未得明其理惟必如是而後大快於心在昔上帝嘗以三事應許亞伯拉罕曰爾必享遐齡安然返本而塋焉創世記十五章十五節則知死而塋者卽有福祉在於其中六則凡人作善作惡必兼本於身心設無復生則雖善者享永福惡者受永刑亦惟及於其魂而不及於其身則上帝賞罰之公猶爲未盡七則有此復生之理乃足安慰人心人在世間父母妻子兄弟朋友相處甚歡一旦死亡遂成永決於此不無遺憾惟有復生之理則知別者其暫聚者其常愈足以見上帝仁之至義之盡乎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三章論耶穌復生之事

一五

第六百六十四章論耶穌復生後途間顯現於二徒

馬可十六章十二三節路加二十四章十三至三十二節

觀此一事，馬可之記畧，路加之記詳，且於其間，所有問答之言，叙述亦皆明悉，故有謂斯二人者，一爲革流巴，一卽路加，亦有謂觀哥林多前書十五章，言首現與磯法，又次現與雅各，或卽此之一人，然觀路加本章，三十三節，可知此兩人皆不在十一使徒之列，或在昔時所遣七十人之中者，則未可知，若革流巴者，或謂猶太人無是名，殆希利尼人，入猶太教者，或謂非也，觀二十節稱我祭司諸長有司，則顯屬猶太人，蓋與腓力之名相似耳，然觀原文，此一我字，本屬有司言，則謂希利尼人，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四章論耶穌復生後途間顯現於二徒

夏

似爲更當，以馬迓者，猶太鄉名，惟更有一鄉，與呂大相鄰者，音同而字異，當日二徒所往，或以爲卽指此言，然攷此鄉，去耶路撒冷，約六十里，足知其非，惟耶路撒冷之南，畧偏近東，有鄉名以馬迓者，去城二十餘里，殆謂是歟，若夫鄉名之義，譯卽謂湯泉也，至於二徒當啟行時，想必已聞眾婦返告之語，惟其不信，故去耶路撒冷，似有失望之心，所以初遇耶穌，竟以爲行道者，迨及後來，一知爲主，皆出意外，可見當日門徒，並無想像耶穌復生之心，維時二人正在途中，互論所遇談言間，耶穌近而同行，門徒目迷，不識之，適馬利亞，方誤認爲園丁，乃此兩人，又誤認爲過客，路加謂，門徒目迷不識，馬可



謂耶穌改容，或謂言改容者，蓋謂衣裳改易，與昔不同，竊謂非也。既曰改容，則惟就容貌言，似不當指衣裳而論。馬可路加所記雖異，而意則同。主之容貌雖或改常，惟其所以不識之由，則本目迷之故。耶穌曰：爾行時，互論何事，而有憂色也。此先詰其心中之隱，乃卽其隱，以導之於真理之中，可見循循善誘，卽此一問，已示有同憂之意，亦寓有解憂之法。非如素不相識者，徒欲探索人心，然此兩人，一聞所問，以爲偶然相遇，不當交淺言深，且非同道之人，更與此事無干，故不直告。於是兩人之中，一名革流巴者，先答之曰：爾在耶路撒冷，豈子身爲旅，不知邇日所經乎？其意蓋謂：耶穌受死之事，無人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四章論耶穌復生後途簡顯現於二徒

一

不悉，卽凡往守節者，亦盡知之，而爾獨無所聞，豈非甚異，乃耶穌於此，既不自謂爲知，亦不徑言其事，必使盡陳衷曲，而後指謫其非，故再問曰：何事？二徒因見所問更詳，不得不以直告。於是答曰：拿撒勒人耶穌，先知也。觀此一語，知其信主之心，依然真摯，故雖受辱受死，仍信其爲先知，矧猶太人，每以拿撒勒輕耶穌，而此獨無忌諱，則與俗人之見，亦有不同。又謂：在上帝丞民前，言行兼優，此以見不特爲先知，卽其嘉言懿行，亦極表著。一時，因由上帝喜悅於心，所以默爲相助，而我祭司諸長，有司解之，擬以死釘十字架，此有深爲惋惜之意，由其未知贖罪之理，故所體者，猶屬人情，所以又謂：此人



乃我儕望贖以色列民者，然事之成，已三日矣，上言先知，卽認爲彌賽亞之意，至此二語，更自明其失望之心，蓋以爲既受釘，則在己，且罹於禍，安望其贖眾民，特謂事成三日者，雖無實望，耶穌復生之念，然已熟聞平日毀殿三日，復建之語，故以爲三日後，或有奇能異蹟，表現於人，所以又謂我中數婦，使我驚駭，蓋至此時，直自認爲門徒，而不諱也，觀此，則知其心，全未有信眾婦之言，設或信之，則無事驚駭，且必生仰望，惟其不信，所以又謂彼黎明往墓，不見其屍，來告云，已見天使顯現，言耶穌復生，此有姑言姑聽之意，曰來告者，明其非經目擊，不過得自耳聞，所見者，乃爲天使，固屬彷彿有無之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四章論耶穌復生後途間顯現於二徒

聖

事，所言者出於天使，更屬茫無足據之情，又謂我中數人至墓，惟不見耶穌，當時彼得得約翰，已親入墓，蓋卽指此兩人，更或後來，別有門徒再往，亦未可考，惟是眾婦，尙可得見天使，而獨使徒，反不得見耶穌，則愈足生疑也，自十九節至此，或屬兩人接續之語，非必盡出一人，路加特統括記之耳，兩人言竟，耶穌乃曉之曰，無知者乎，此特責其蒙昧，第其蒙昧，非本於天，實本於人，故又曰，何不信先知所言，而不敏若此，此一語，原文本謂，爾心何遲於信，先知所言，此卽蒙昧之故也，觀一信字，正與上文望字相對，以見先知之言，不但當有望心，尤貴真有信心，果能專信，則不徒恃目前所見情形，蓋凡世



上情形，皆有變遷，而獨先知之言，則無更易，能信先知之言，卽能信眾婦之言，自不至於失望，故又曰：基督受害而獲榮，不亦宜乎？信先知言，則知基督自必得榮，亦信先知言，則知基督必先受害，而後得榮，是其得榮固宜，卽其受害亦宜也。於是由摩西及諸先知，凡經載記之事，悉詳明之，蓋自創世記所載，上帝應許亞當降生救主之言，以至馬拉基書所載，主遣使者，臨蒞殿堂之語，概爲解析，使極了然，可見聖經之據，視耶穌顯現之據，更爲扼要，兩人聞此，其憂漸解，或者以爲耶穌必極聰敏之教法師，於是隨行隨語，不覺道途之遠，跋涉之勞，無幾時，已近所往之鄉，耶穌若欲遠行，然此特試驗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四章論耶穌復生後途間顯現於二徒

壹

其心，以觀其聽信否，設或漫不經心，耶穌必遠行也，乃此二人，不欲其去，所以極力挽留，於是強之曰：時暮日昃，請同宿，遂止焉。席坐時，耶穌取餅，祝擘與之，此本主人之事，或者此時兩人，特以主禮尊之，惟此兩人，或因擘餅情形，恍同昔日，抑因祝謝之語，宛若生平，更或因果屬基督，不當受死，因而障蔽於中，今聞啟迪之言，不禁豁然開朗，故明於心，卽明於目也，所以二人目瞭，可知欲識耶穌，必須本於真理，獨是耶穌於此，旣釋其疑，亦堅其信，則事已完全，所以及識之，忽不見，羅馬教謂兩人因見擘餅，卽憶聖餐之事，所以能識耶穌，然此兩

人既不在使徒之中，卽不與聖餐之列，可知其非。又謂耶穌於此，惟以餅與人，故羅馬教每設聖餐，亦惟以餅與人，蓋卽效法耶穌然。此絕非聖餐，而況止言擘餅，安知其必無酒，則此說亦非。當時兩人，既不見耶穌，於是相告曰：道間與我言解經時，我心豈不熱乎？蓋當啟行之初，其心本爲極冷，及得耶穌指示，所以冷熱頓殊。猶五旬節，先得聖神之火，然於心內，惟既得主顯現，已心甚慰，亦必慰及眾人，所以此時，雖已午未之交，猶必卽起歸耶路撒冷。既至，則見十一徒及同人聚而言曰：十一徒者，或屬統括之語，多馬不在其中，抑或初時猶在，及主顯現時，適他往也。第此二人與眾別時，其心甚憂，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四章論耶穌復生後遂開顯現於二徒

聖

故其返也，同人卽告之曰：主果復生，現與西門，此卽以明盡赦彼罪之意，而獨不詳其事，或於其中，亦有赦罪之言，所以門徒不錄，免彰其過，而重其憂也。二人亦述途中所遇，及擘餅識耶穌之事，蓋凡有所見聞，則必互相告慰，觀此一事，層次顯然，初以爲行路之人，繼以爲賢哲之士，終乃識復生之主，正與世人歸主情形，約畧相似，所以耶穌，此次顯現於二徒，猶顯然於世人之心云。



第六百六十五章論耶穌復生之夕在耶路撒冷顯

現於十使徒馬可十六章十四節路加廿四章三十三至四十三節約翰二十章

十九至二十一節

往以馬迓兩徒既述途中所遇及擘餅識耶穌之事惟是眾徒之中有信者有不信者有初信而終不信者所以耶穌又再顯現以堅其信觀約翰記門徒畏猶太人於所集之處閉門耶穌至立於中或謂兩徒入時眾方啟門耶穌卽入惟不得見其形耳或謂耶穌能力萬物順從故一至時其門自啟然此不過臆度之詞竊意耶穌之身非門所能限制觀於昔時履海尙能有權以御己身而況此時復生更能有權以御己身則凡隱現行耶穌事蹟攷

卷九第六百六十五章論耶穌復生之夕在耶路撒冷顯現於十使徒 三三

藏無不盡如其意此可見復生之身與神相似必無形跡得以相拘門徒於此一見識爲耶穌由其信心已漸增益耶穌曰爾眾平安昔與門徒將別則曰我賜爾安及至此時再見亦曰爾眾平安然一啟口卽問其安已示盡赦門徒離散之罪亦卽因十字架贖罪之功猶以弗所書二章七節之意維時眾人已見其形復聞其語而乃信仍未篤故路加謂門徒驚駭疑所見者神雖於此時或尙未宣諸口而獨耶穌已先洞悉其心故曰何懼而心疑乎視我手足卽我也試捫且視神無骨肉爾視我則有之言此示以手足約翰更言以膺示之此不特使之知復生之體無異昔時亦令門徒使知所得之

安卽本耶穌己身親受之苦。昔天使告眾婦，特謂釘十字架之耶穌，蓋與此意相同。可見凡屬門徒，皆當記憶門徒見主則喜，惟喜之甚，則反詫異驚奇。所以耶穌復示以極尋常之事。於是問曰：有食物乎？門徒與炙魚一片，蜜房一方。耶穌當前取食之。此固不因饑渴之由，特以示其起居飲食，不與人殊，使關心中之惑，亦示相親相愛，無異昔日之情。或謂復生之身，必無需於飲食。果爾，則爲哄騙門徒。耶穌不如是也。或又謂復生之身，此時尚需飲食，惟必漸及升天之際，乃無庸耳。然耶穌之身，既能自主，則食固可，不食亦可。況耶穌謂我未升見父，勿援止我，則其身實居天人之間，尤非常人之情。所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五章論耶穌復生之夕在耶路撒冷顯現於十使徒

一三一

得而推測者乎。耶穌於此，又曰爾眾平安，或謂所以必再言者，蓋因初時門徒驚懼，至此而驚懼之心已去，故再言此。使平安之福，得深入其心。或謂初言之安，則本於主身之苦，再言之安，則本於聖神之臨，或又謂初言之安，統及眾徒之身，再言之安，專指使徒之職。蓋因此時特遣使徒傳平安之福音，所以又謂我遣爾，猶父遣我。此言門徒傳道奉主之命，猶主傳道奉父之命，更當效法於主，猶主效法於父，又必藉主保護之能，猶主藉父保護之能，所以主雖受害，此時得父復生，門徒雖受艱難，亦終得主榮耀。言竟噓氣曰：受聖神，此本創世記二章七節之意。上帝噓氣亞當，卽爲生活之人。耶穌噓



氣使徒使受聖神是卽更生之本亦卽以此更生世人  
至於聖神之受或謂受於此時或謂受於五旬節或又  
謂此時所受聖神非在三位一體之中者不過耶穌之  
神有以感動其心耳或更謂此時所受蓋合門徒有行  
異蹟之權五旬節所受蓋合門徒有化人心之力然此  
時多馬不在則無使徒之能非亦失使徒之職乎於此  
可知其非惟必先得聖神基址則愈知所仰望故一至  
五旬節所受更極完全耶穌又謂凡爾曹以爲可赦者  
必赦以爲不可赦者必不赦蓋門徒旣得聖神充滿其  
心則其赦罪之心自與上帝赦罪之心有相合無相悖  
赦之云者卽以救主所賜之安遍賜世人此爲傳福音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五章論耶穌復生之  
夕在耶路撒冷顯現於十使徒

裏五

最大之功效欲知使徒所以能赦人罪之意則已詳於  
本書六十七章惟昔只言彼得此則兼及眾徒云

第一百六十六章論耶穌復生後越八日又顯現於

十一使徒 約翰二十章二十一節

耶穌前次顯現於十使徒，維時多馬不在，然非偶然外出，亦非遇事他往，實因耶穌受死之故，所以昔時曾經阻止，使勿往伯大尼，今竟懼於禍，不覺心中失望，於是遂與眾離，惟其性本多疑，觀約翰十一章十六節，十四章五節，已足見其梗槩，故於此時，一聞門徒謂我已見主，卽曰：不使我見手中釘迹，指探其迹，手探其脅，我不信也。蓋以爲門徒此言，近於虛誕，且不窮其竟，不察其詳，而卽遽以爲是，則智識迂疎，況忽然而見，忽然而隱，更足啟人疑竇，然彼雖多疑忌，亦有輕視他人之心。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壹百六十六章論耶穌復生後越八日又顯現於十一使徒

頁六

乃眾門徒，不惟不推而遠之，尤必欲引而近之，所以不肯相離，想必常加勸勉，又或力爲祈禱，俾得感動其心，故越八日，門徒復集，多馬與焉，可見其心，已有轉機，固由眾人誘掖獎勸之功，尤賴救主潛移默化之力，或謂此時門徒已返加利利省，惟細玩一復字，則仍在耶路撒冷可知，獨是耶穌已囑門徒往加利利，乃至此時，猶未往者，何居，或謂門徒節後啟行，誠恐路途遙遠，不及至於安息之前，故俟再守安息而後行也，或謂此因多馬未立信心，或者不從主命，乃眾人於此，亦不忍舍去，故必待其感悟，而後登程耳，惟觀此時門徒復集，多馬亦在其中，似乎當日門徒卽以主復生之日爲安息日。



所以聚集特全，耶穌必越八日，而後顯現於多馬者，蓋因多馬之疑，故必畧延數日，使與眾人共處，得以熟聞其事，先釋其疑，而堅其信，而後一見救主，卽能信服也。維時門徒復集，亦如前之閉門，耶穌至立於中，曰：爾眾平安，雖多馬尚有疑，而耶穌仍欲使之得與眾人共享平安之福，惟其所與門徒辯論之語，耶穌已盡知之，故謂之曰：伸爾指，探我手，伸爾手，探我脅，宜信勿疑，觀此而知，信與不信，惟在各人之心，不在目前之據，所以耶穌因卽其言，以指謫之，亦卽示以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之能，以栽培其信德，惟是多馬此時，雖在疑中，仍有信之根本，所以一見耶穌，知其敵勝死亡，更聞其語，知其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六章論耶穌復生後  
越八日又顯現於十一使徒

五

洞悉隱微，於是疑心頓釋，無須試驗，否則必探其手，探其脅，或仍以爲未足，更又他求，遂終於疑，而無所底止也，故卽對曰：我主哉，我上帝哉，多馬前疑後信，惟其疑之至，所以信之深，以視彼得，認耶穌爲上帝子，其信更大，旣稱我主，又稱我上帝者，顯見耶穌實與上帝同體，觀默示錄，約翰欲拜天使，猶且以爲不可，而此之稱耶穌，未以爲非，足見所稱甚當，或謂耶穌德行，雖極表著一時，然亦惟與聖賢等，安得與上帝同，多馬此言，不過讚頌上帝，復生耶穌之能力耳，或又謂此言主者，固稱耶穌，至言上帝者，則指在天之上帝，實有區別於其間，然觀此一對字，及兩我字，已有顯在目前之意，推原其

心以爲耶穌苟非上帝安得擅操生死之權況猶太人雖極詫異驚奇亦無妄稱上帝者則言主言上帝皆指耶穌可知獨是多馬之信雖遲然既有此真信之心則其所得之福亦與眾徒無異故耶穌曰多馬乎爾見而後信不見亦信者福矣此一福字卽耶穌謂信我者雖死必生生而信我者永不死之福見而後信雖指多馬而眾門徒亦在其中不見亦信此則統括後來凡有信主者言惟其不見而信亦必因信而見此卽上帝特令世人立信歸主之法使皆見而後信則耶穌之顯現不幾無已時乎然以多馬之疑猶且不得不信可見當日情形至真至確固足以堅後人信主之心亦爲後世始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六章論耶穌復生後  
卷九 越八日又顯現於十一使徒

夏矣

疑而終信者樹其標榜也觀於多馬之言實應首章首節道卽上帝之意約翰福音傳至此已完故下兩節卽以總全傳之語而歸結於立信更生之旨云



第六百十七章論耶穌復生後在加利利湖濱又

顯現於七徒

約翰二十一章一至二十五節

觀約翰二十章末後兩節語氣，則知記述已完。至此一章，或疑出自後人，因聞約翰所言，並附錄於此耳。然觀其中所記之語，稱加利利湖，則曰提庇哩亞海，自稱則曰耶穌愛徒，此皆約翰所常言者，則必爲自記者可知。大抵約翰在以弗所時，每述耶穌言行，教訓眾人，因並以此筆之於書，又或當時聽道之人，特求其紀述者，亦未可考。維時門徒已從主命，返加利利，是日適有七徒共在湖濱，約翰於此首記彼得，因此一事，關於彼得者爲最多，次及多馬，因其始雖有疑，終歸於信，次及拿但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六百十七章論耶穌復生後在加利利湖濱又顯現於七徒

夏亮

業，次及西比太二子，卽雅各與約翰，終及門徒二人，此則未述其名，蓋不在使徒之列者。維時彼得曰：我往漁，眾曰：我亦偕往，或謂門徒所以復故業者，必因耶穌之死，致有失望之心，然旣得主顯現於前，則必眾心堅定，所以漁者，因猶太人必執一藝，雖至文人學士，亦不廢工，而況昔隨耶穌衣食無憂，缺乏，惟至此時，未奉主命，周遊傳道，則供給者無人，故必自勤操作，所以耶穌昔謂：今有囊者取之，卽此意也。耶穌昔召彼得，彼得方漁，見路加五章五節一自追隨函丈，幾及三年，至此乃營舊業，遂出登舟，是夜無所獲，然旣終夜勞苦，竟無所得，或當憶及昔時，主命移舟深處，下網以漁情景，亦未可知，旣旦



耶穌立於岸，門徒不知其爲耶穌，或謂此因天色猶未甚明，故難辨認，竊謂非也。特因門徒心中猶未及省悟耳。耶穌於此，蓋示門徒，使知隨時隨地，皆得主與之偕。惟是昔日履海，以就門徒，而獨此時立於岸者，以見復生之後，與昔不同。旣與世上相離，猶已誕登彼岸，若夫門徒尚在奔波勞碌中也。耶穌曰：小子，有餽乎？此非平日，慣稱門徒之語，一如主人之呼傭人者，所以門徒未達，因疑爲販魚往售之客，否則爲市魚自食之人。故答曰：無。耶穌曰：施網舟右，可得之。特命施於右者，或謂猶太人尚右，故以右爲尊，竊謂非也。此蓋特示門徒，使知出身傳道，必皆遵從主命，不容徇己之私。維時門徒一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七章論耶穌復生後  
在加利利湖濱又顯現於七徒

三

聞此言，猶或以爲老於漁者，故示以漁之法，抑或見有魚游泳而來，故特告之，使下網耳。於是果如其言，施則網不能舉，魚多故也。昔命移舟深處，而魚充牣，其時耶穌同在舟中，今命施網舟右，亦魚盈網，其時耶穌獨立岸上，故有謂昔言主在世時，偕門徒傳道，所得之功效。此言主復生後，命門徒傳道，所獲之收成，及至此時，約翰或因記憶，昔日情形，且更細心辨認，一時覺悟，卽識爲主。語彼得曰：是主矣。其時彼得裸，一聞是主，束衣下海，約翰覺悟特先，彼得步趨特勇，兩人情景，皆宛肖其生平，其餘乘小舟，曳魚網而至，蓋離岸不遠，約二十丈，登岸見餅，蕪炭之上有魚，或謂彼得先登，耶穌特命備



此以待眾需者、或謂此爲耶穌所自備、蓋得之鄰近之家者、意以爲皆非也、此亦神蹟之一端、蓋示門徒勿因衣食繫累其心、自有主恩、預爲整備、耶穌曰、甫獲之魚、取數尾與我、於是彼得往、同眾曳網上岸、盛大魚、計百五十三、魚雖多、而網不裂、特言百五十三者、或謂當時博物之士、分別魚類、止有百五十三、此言魚類已全、蓋喻門徒、異日傳道、無論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皆在教中、人類亦俱全備、是卽漁人如漁魚之意、或謂一百者、指異邦人、五十者、指猶太人、三、卽三位一體、然此究屬臆度之詞、意以爲特書此數者、以明其事、確有可據耳、惟昔命彼得得漁、魚多而網幾裂、而此則曰、魚雖多、網不裂、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七章論耶穌復生後  
在加利利湖濱又顯現於七徒 聖

其意何居、或謂此言教會之中、將有分門別戶者、竊謂不然、蓋示後來拯救世人之法、比較昔日尤覺完全、耶穌曰、來食、前次有蜜有魚、則爲門徒、食主、此次有魚有餅、則爲主、食門徒、亦使之知一完世上之功、卽有天國之筵、預設以待其至也、維時門徒無敢問誰者、蓋知其爲主矣、門徒本欲得主自認、以安其心、惟於此時、視主更尊、與昔習處不同、愈覺心存畏敬、所以耶穌取餅與眾、魚亦如之、卽以釋其懼怯之心、亦以明其顧卹之意、約翰又記、耶穌復生、見與門徒者、此其三、蓋卽顯現於眾、使徒者而言、其餘顯現於一二人者、皆不在此數也、卒食、耶穌謂彼得曰、約拿子西門、爾較斯眾、尤愛我乎、

此特加以鞭策，使之警惕於心。昔時被召，卽得主恩，授  
以使徒之職。正在主行異蹟於漁之後，此時陷罪，更賴  
主恩，復得使徒之職。亦在主行異蹟於漁之後，昔時悖  
主，正在向火之間，此時認主，亦在蕪炭之前，愈令彼得  
撫今追昔，彌增痛悔。特呼曰：西門者，蓋主被執之先，曾  
疊呼曰：西門西門，撒但欲簸爾曹若麥，因合記憶此言，  
特謂爾較斯眾，尤愛我者，或謂此因耶穌昔以彼得爲  
磐，將建會於其上，則其愛主，自宜較眾尤多，或謂此因  
彼得曾有悖主之愆，尙得開恩赦宥，則其愛主，自宜較  
眾尤多，竊謂非也。此蓋特因彼得嘗謂眾雖棄爾，惟我  
終不棄爾之言，彼得聞耶穌問，於是答曰：然，主，知我愛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七章論耶穌復生後，  
在加利利湖濱又顯現於七徒

聖

爾矣。其意蓋謂昔日之心，惟主知之，今日之心，亦惟主  
知之。且不敢與人較短長，惟自明愛主之真摯，可見自  
悔改後，已極謙卑遜順，視前迴迴不侔。耶穌曰：牧我羔，  
卽此一語，內涵三意：一則，彼得悖主，已失使徒之職，卽  
失牧人之職，耶穌特合復之於眾之前；二則，旣言愛主，  
則必牧主之羔，以彰愛主之心；三則，已荏弱如羔，乃  
得主特矜憐，自當曲體主心，矜憐他人荏弱，惟是彼得  
旣不以己較人，主亦不復言此，惟再呼其名曰：約拿子  
西門，爾愛我乎？彼得如前以答，耶穌曰：牧我羊。前言羔  
者，以喻荏弱之人，此言羊者，以喻剛強之人，羅馬教謂  
羔以喻信徒，羊以喻教士，果爾，則主必言牧人，於此足



知其非，維時耶穌，又三問之，於是彼得憂甚，因已昔曾三不認主，故雖得主開恩赦宥，乃一返心自問，仍不免於悚惶，所以答曰：主無所不知，知我愛爾矣。此猶多馬稱主亦稱上帝，均有無所不知之意，在於其中。此三牧字，原文本有不同，前一牧字，養之謂，後二牧字，引導之謂，蓋荏弱者，固當加意栽培，剛強者，亦必力爲策勉。六愛字，亦不同，耶穌所問，首次愛字，皆寓尊敬之意，彼得所答，不敢自謂，實能尊敬，惟言親切之意，尤寓懇摯之忱，所以耶穌及至三問，此一愛字，卽如彼得所言，蓋更曲諒其心，不欲重其憂也。彼得三言愛主，已蓋前愆，於是耶穌更示以將來，因主名而受戮之事，使知與前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七章論耶穌復生後在加利利湖濱又顯現於七徒

聖

三不認主，大爲相反，亦卽以堅定其心，曰：我誠告爾，爾少時束帶，任意而遊，及其老也，將伸手見束於人，曳至不欲往之處，或謂：此言彼得少時，任性而行，不受拘束，及至久經磨礪，深得主道涵濡，於是情欲盡死，所以爲主受苦，亦所甘心。然旣曰：伸手見束於人，則必實指受釘之事而言，又曰：曳至不欲往之地，則凡被害之先，所有情形，亦皆包括也。故約翰謂：言此，蓋指彼得將若何而死，以榮上帝也。耶穌又曰：從我，或謂：此蓋特呼彼得同行，囑令數日後，大集門徒，齊往耶穌所指之山，俾得同時見主，以盡牧人之職，或謂：耶穌旣歷苦難之途，故示彼得，亦將從主，以行苦難之途，然觀彼得，顧見約翰

亦從則知此時兩人實與主偕行也。於是彼得因指約翰以問耶穌曰：主，此人將如何？推其所問之由，或謂：因主所言不及約翰，故欲窮其究竟，以預悉其將來，或謂：彼得之心，以爲己因主道終受艱難，而獨約翰乃得主恩，畢生安樂，何甘苦之懸殊，亦猶昔日馬大與馬利亞相似，然觀彼得此時深自遏抑，豈尚有存嫉妒之心，推原其故，特因約翰之性與己不同，難勝艱鉅，若使一遭窘逐，卽不能堪，故深爲之慮耳。耶穌曰：如我欲彼恆存待我復來，與爾何？與爾惟從我，言復來者，或謂：卽指耶路撒冷滅亡之日，蓋至其時，猶主親臨降罰於猶太人，然此無關本義，或謂：此言約翰他日必得善終，猶主親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七十七章論耶穌復生後  
在加利利湖濱又顯現於七徒

一臺

來接之使去，然彼得雖受害，亦必主接其神，則此說亦非，意以爲指審判之期，然此不過設想之詞，以見彼得約翰各盡其分之所當然，不相干與，亦示門徒境遇各有不同，或遭坎壈，或履平康，皆由主定，更無庸繫慮也。因此一言散於兄弟之中，謂此門徒不死，惟是十二使徒皆遭難而死者，獨約翰不然，故約翰死後業已葬埋，尙相傳其未死，猶有呼吸，所以墓常震動，可見當時實有此言，是以約翰復述耶穌之語，以辯其非，約翰所記至此已完，末後兩節大率其徒其友特書篇後，以明約翰所記之言至真且確，以示信於天下後世云。



第六百六十八章論耶穌在加利利山上切囑門徒

遍天下傳道

馬太二十八章十六至二十節  
馬可十六章十五至十八節

觀馬太記耶穌此次顯現只有十一使徒惟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六節則言同見主者有五百餘兄弟是卽此時可知當日信耶穌者幾遍加利利省馬太於此惟述主命門徒普世傳道之事故僅記及使徒其餘則從畧耳然觀十七節謂既見耶穌則拜之然猶有疑者當時十一使徒已皆篤信夫復何疑故有謂此疑拜之當與不當耳亦有謂想必因與耶穌相去頗遠故疑所見未真意以爲皆非也此卽指五百人之中者言若夫十一使徒則必無疑貳也主將被執之先嘗親語門徒曰我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八章論耶穌在加利利山上切囑門徒遍天下傳道

三

復生後先爾往加利利馬太二十六章三十二節至此卽踐其言馬太記至耶穌所言之山未明言爲何山由今考之有謂爲大泊山者有謂爲黑甸峯耶穌昔日曾在此施教者眾既集時耶穌前謂之曰天地諸權已與我矣耶穌在世已有統馭萬物之權而獨此身尙在世間則仍不免爲身所限及至此時天地諸權盡歸掌握更無限量亦無窮期特言與者明非自擅而有實由父與以表順承天父之心言天之權者以見聖會之立非資天力則人力有所不足言地之權者以見聖會之立猶在斯世必有權以轄世間觀以弗所書一章二十一二節哥羅西書二章十節彼得前書三章二十二節皆本此語而言

惟必先得天地之權，以臨御天，使降伏撒但，化育萬物，乃足以助福音，使之流行無滯，因有此權，故能預定世人，得救與不得救之法，於是遣使徒曰：爾往招萬民爲徒，昔惟命之傳道於猶太國，

馬太十章五節六節

今則命之傳道

於普世間，故但招之爲耶穌徒，非謂招之守猶太法，可見萬國萬民，皆同此主，不拘畛域，不問遐陬，無智愚賢，否之分，亦無猶太異邦之別，又謂：以父子聖神之名施洗，昔主受洗於約翰時，三位一體之理，已具其中，門徒異日，施洗於人，卽當以此爲法，且主平日，每於教訓之言，隱寓三位一體之理，惟於此時，特更明言，又謂：教之守我所命爾者，可見施洗一事，不過入道之門，故未施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八章論耶穌在加利利山上切福門徒遍天下傳道

五

洗之先，固必以主道誘掖之，使爲主徒，及旣施洗之後，尤必以主道涵濡之，使遵主命，必能常守主命，而後施洗之義以全，馬可記：耶穌謂：爾曹往普天下傳福音於萬民，萬民二字，原文本受造者，或謂：此兼人與物言，言福音之流行，凡受造者，亦皆得益，猶保羅謂：萬物今嘆劬勞之意，然旣曰傳曰與，則惟可以言人，安能並及於物，於此足知其非，又謂：信而受洗者得救，不信者定罪，蓋惟得操天地諸權，故得預示審判情景，凡受洗者，卽以表其信心，若爲不信，無論受洗與不受洗，罪亦相同，然此只就知而不信者言，若未聞福音者，則不在此例矣，又謂：信者則有異蹟從之，卽託我名逐鬼，言各國方



言操蛇飲毒無傷，按手病人得愈也。在昔使徒傳道，多有能行此者，惟推耶穌之意，更不專指當時。蓋以明此世上艱危之事，險惡之途，惟福音能化於和平，惟門徒能消其戾氣，越至於今，真理盛行之國，絕無鬼魅，不尙師巫，周遊傳道之人，每悉方言，無煩重譯，而且施醫舍藥，濟困扶危，則雖無異蹟之實事，而有異蹟之實功也。至言操蛇飲毒無傷，不過履險如夷之意，所以後世信徒多有雖遭險難，竟得無虞者，實由救主呵護其間，如必泥於此言，不惟事之所無，亦且理有未當。馬太又記耶穌謂，且我常偕爾，至世末焉。上言天地諸權與我，則無所不能，此言常偕爾，至世末，則無所不在，卽以表明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八章論耶穌在加利利山上切囑門徒遍天下傳道

一毫

已與天父同榮同體，無始無終，此一常字，原文本謂每日，吾人境遇，安危常變，每日不同，主則偕之如一，亦見此時雖不常顯現於爾目，惟升天後，則必常顯於爾心，特言至世末者，可見當時主所命者，不專在使徒，凡傳道者，皆括其中，主所應許者，不僅屬使徒，凡信主者，皆括其中，惟常偕之，卽以天地諸權，默爲相助，門徒在世，固得主偕，至於世末，門徒去世，更得偕主，至無盡期。馬太首章，言主降生之初，人稱其名以馬內利，譯卽上帝偕我之意，此言我常偕爾，可見門徒與主既無隔闕，與父自相感通，故述耶穌此語，卽以結全書之旨云。

第一百六十九章論耶穌在橄欖山復升於天馬可

章十九、二十節使徒行傳一章二至十二節路加二十四章四十四至五十三節

馬太不記耶穌升天之事，惟此意則有之。蓋必復升於天，而後能如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以常與門徒偕。約翰雖亦不記耶穌升天之事，惟於六章六十二節，先述耶穌所言，倘人子升故處一語，卽應驗於此時。更觀八章二十一節，曰：我往之所，爾不得至。及二十章第七節，曰：我升見我父，卽爾父，皆同此意。且於篇末，特記待我復來之語，則必旣往，而後復來，明寓升天之意。在於其間，亦卽以證馬可路加所言非妄。觀馬可記，主言竟遂升天，或謂耶穌每次顯現之後，亦皆如此情形。或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九章論耶穌在橄欖山復升於天

三

謂非也。四旬之內，仍在世間，特不顯現於人，則人未由見耳。然此皆無確據，不敢臆斷。惟馬可所記，實指升天之際而言，不詳何地何時，蓋從畧耳。若夫路加所記，自四十四節至四十九節，皆爲述耶穌語，或謂此蓋復生之夕，卽以諭門徒者，或謂此蓋復生之後，所以訓門徒者，路加統括記之，故無分先後耳。然觀耶穌謂，宜居耶路撒冷城，可見當時門徒，已由加利利，返耶路撒冷，而後耶穌告以此言。門徒因慮窘遂，本不敢往耶路撒冷，而獨此時，未及節期，卽先往者，想必由主，有以命之，或卽命於山上顯現之時，亦未可知也。惟觀此時之語，畧如告往以馬廷二徒者，以明摩西例，先知書，及詩篇，凡



載在舊約者，其中所指之言，至此盡皆應驗，亦曾平日以告眾徒，惟知識尙未充，故心中仍茅塞，遂啟其聽，令悟諸經，則不徒解釋經文，且更開其靈明，使了然於心目，故又謂，如記所言，基督當受害，三日復生，此由上帝預定於先，所以載在記中，一成不易，更示門徒，使知受死復生，爲福音之綱領，故必常託主名，以傳悔改赦罪之道，然傳道必有所自始，故又謂，自耶路撒冷，至於萬國，蓋主受死復生，皆在耶路撒冷，所以必先於此，而後事之真確，乃愈顯然，亦有矜憐耶路撒冷之心，則雖殺害耶穌，猶深望其悔改，以邀赦罪恩典，且恐無徵不信，轉辜赦罪之恩，惟得門徒，自始迄終，常與主偕，舉凡嘉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六十九章論耶穌在橄欖山復升於天

聖

言懿，行異蹟，奇能，不惟耳所習聞，尤屬目所親見，故又謂，爾眾爲之證，然使未得聖神相助之力，則所證者，不足取信多人，故又謂，我將以父所許者賜爾，此卽示以升天之意，蓋必耶穌升天，而後聖神降臨，然徒有賜與之惠，而無接納之誠，則仍不可得，故又謂，宜居耶路撒冷城，待自上錫爾以權焉，耶穌所言旣竟，遂率門徒，至伯大尼，此猶屬橄欖山巔，蓋將及伯大尼境，昔當祈禱之時，汗如血滴，卽在此山，其哀痛懨懨，已令門徒見之，今際升天之頃，頓復尊榮，卽在此山，其光明顯赫，亦令門徒見之，惟是門徒一聞耶穌之言，以爲驟得聖神之力，卽能革故鼎新，所以使徒行傳一章六節記，使徒集

問耶蘇曰、主、振興以色列國、殆於此時乎、此非欲得耶蘇、爲以色列之王、第疑聖神一降、卽令眾心歸順、舉國信從、主道遂昌明於天下、猶未知聖神之力、必由漸漬以化人心、且欲預識其時、尤問所不當問、故耶蘇謂父定之期日、非爾所當知也、蓋至此時、主已知之甚悉、然非世人所得干與、故不以告門徒、又謂、惟聖神臨時、爾則有才、且爲我作證、於耶路撒冷、舉猶太、撒馬利亞、以至地極、此言門徒一得聖神相助、卽當爲主作證、不分畛域、不問遐邇、惟知殫心竭力、以盡其職之所當爲、此外無須計及、耶蘇言畢、升天、眾觀有雲蔽之、而不見、大凡上帝臨格、每有以雲爲號、昔日出埃及時、會幕之前、耶蘇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九章 耶蘇在橄欖山復升於天

聖

有之、

見出埃及記三十三章九節

及耶蘇在山上變化之時、有之、

見馬

太十七

章五節、至此離眾升天、有之、將及世末再臨、亦必有之、

路加又記、耶蘇舉手、祝福門徒、猶太人例、凡祭司長、每年詣至聖所、爲眾贖罪、則必舉手祝福、於眾之前、耶蘇平日、教訓門徒、已盡先知之職、天地諸權、操之自己、則盡君王之職、及至此時、舉手祝福、更盡祭司之職、主爲萬福之原、故凡動作云爲、皆合世人得福、至此升天之頃、仍然祝福於人、則與畢生言行、盡相符合、亦令人知、主雖身在天上、猶常降福人間、惟必合眾門徒、所親見者、蓋得見其歸於天父、則益信其自天父來、爲之作證、更能真確、亦合門徒、無復望其顯現、且知主身、不在世



間則無形迹可拘自然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又必朝乾夕惕以俟主之復臨維時眾注目仰天有二天使白衣傍立曰加利利人胡爲仰天而立此耶穌別爾升天也依爾見如是升天後必如是而來矣路加謂眾拜之甚喜耶穌嘗曰若愛我則我言歸父爾必喜之至此一如其言又謂歸耶路撒冷常在殿讚美稱頌上帝此猶未出身傳道以前情形若馬可記門徒往西方傳道主相之以異蹟徵其道此則旣出身傳道以後情形也惟主升天旣復尊榮之位亦操天地之權乃得相助門徒無遠弗屆或疑升天一事未必屬真似無足信抑知耶穌復生證據顯然固已彰彰可考身旣復生必無再死設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六十九章論耶穌在殿攷山復升於天

頁五

非升天而去則必常在世間而況復生之身無需世間之物卽在上亦不相宜則姑勿論四旬之後無再顯現門徒固堪徵信卽使揆情度理亦知升天一事爲不誣也

第一百七十章總論耶穌言行

耶穌一生言行事蹟見於新約中者既已縷析條分參互考證讀是書者已得知其梗概茲復總括而論使人愈覺瞭然大凡觀人者徒論當時毀譽猶未足憑必合後世之品評而後其人始見世有鄉愿之流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雖邀一日之聲稱終難逃乎公論者亦有孤高之士聲聞不達於朝名譽不聞於世乃後人景仰遺風而後嘆其芳躅者是皆不足以語耶穌若夫耶穌則合當時後世皆足徵其德行純全故其在父母之前鄉黨之前朋友之前仇敵之前概無微瑕可摘當其少也智齡日增上帝與人益愛之迨在迦拿偶赴婚筵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七十章總論耶穌言行

五

其母謂諸僕曰凡彼所命者行之可見平日已信之深而知之切當受洗時約翰辭曰我應受洗於爾可見約翰早已欽服於心觀約翰當時雖賢士大夫猶且受教誨拜門牆當其傳道施洗無論智愚賢否品詣不齊猶敢指謫相加斥爲蝮類而獨一見耶穌則曰解其履帶我亦不堪非故爲謙遜也此實相形見絀所以自覺卑微及至耶穌在革尼撒勒湖濱登西門彼得舟坐而教誨既命移舟深處下網而魚充牣彼得見此奇能異蹟知其必非常人乃俯伏足下曰主宜舍我我乃罪人此卽顯明耶穌善義完全故與罪惡格不相入當其居故土在會堂教誨故鄉人多忌之曰斯人焉得斯智慧異



能乎。因歷述其父母兄弟姊妹以明其家非貴顯人本寒微以爲知之有素者以輕賤之而卒不能加以詆毀之語非不欲詆毀也第無可詆毀耳及其傳道於耶路撒冷也法利賽黨嫉之益深常欲窺伺其短乃爭辯者有之嘗試者有之然終傾陷之而不得指謫之而無由故耶穌敢在大庭廣眾之前曰爾中誰責我以誑乎雖以耶穌自稱上帝子指爲僭妄然使無奇能異蹟以爲證據則僭妄不容辭乃化餅逐鬼愈疾甦死明明操造物之權顯於眾目則名實相符終不能爲耶穌咎故尼哥底母謂非上帝佑無能行之可見誣罔之言終不敵平心之論卽如彼得三不認主推原其心以爲耶穌必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七十章總論耶穌言行

夏三

得世上尊榮一旦竟作楚囚不覺心中失望而乃一見耶穌卽時痛悔此則耶穌之德有以化之設使平日偶有一事乖違亦安能感之深而動之速如是乎又如猶大貪鄙之流也賣師求利稍自好者尙不肯爲迨聞耶穌受死猶且反金自縊設使平日或有一端可議則必藉此爲詞以自寬解而乃自謂我賣無辜之血有罪矣可知其心固已反覆思維益見主實無辜己罪滋大而後拯救之望以絕非然者能格此貪鄙之心乎更觀祭司長該亞法雖極欲死耶穌力求妄證竟不可得卒以耶穌所自證者謬議其非則其平日所言所行概可想見若彼拉多更三次謂其無罪尤彰明較著也卽至在

十字架時同釘二盜其一譏之其一曰爾同受罪何不  
畏上帝乎我儕宜也蓋我所受當我所行而此人所爲  
無不是也可見耶穌雖在苦難之中與盜爲隣猶且皎  
如天日卽百夫長與同守耶穌者旣見其容復聞其語  
更因天之動威以彰其德不禁喟然嘆曰此誠異人上  
帝子也卽當時聚觀者多譏誚耶穌迨歷見其事則拊  
膺痛哭而反厥後五旬節使徒傳道悔改歸主者幾三  
千人雖由聖神感動其心然亦因想像耶穌以全善之  
主等於罪囚則先有痛悔之基所以一時從善如流不  
可遏抑越至於今千八百有餘歲矣顧其間稽古者未  
嘗不卽耶穌之言語行爲推求考察雖有不信爲彌賽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七十章總論耶穌言行

五

亞爲上帝子爲救世主如當日猶太人者而要不能指  
其一言一行之失以嘆其言之未善其行之未全卽往  
古來今名世挺生賢豪輩出功業照人耳目教訓行於  
當世乃無幾時史冊非之卽不然一節之差尙論者且  
爲之扼腕惋惜又不然論古者猶得謂彼善於此後勝  
於前而獨耶穌問有才全德備與之並衡者乎無有也  
問有至理名言高出其上者乎無有也由此觀之耶穌  
固生民未有者矣試與門徒互相比較則卓越於門徒  
門徒之心每爲世情所囿而獨耶穌不爲世情所囿雖  
朋友之交際親戚之往來未嘗盡絕然必準之天理天  
理重則其餘皆輕更觀昔日孩提就主門徒禁令勿前



而耶穌特按祝之。在耶利哥，警者呼號，門徒責令緘默，而耶穌特矜卹之。迦南之婦，女病求醫，門徒欲揮之去，而耶穌特拯救之。至於撒馬利亞，鄉人不納，則欲求天降火，剪滅克頑，而耶穌獨不許。稅吏撒該，歡喜承迎，則以爲罪人家，非當止宿，而耶穌獨不嫌。凡此皆足以見門徒仁愛，不及耶穌。又如患難當前，門徒方退避不遑，耶穌欲挺身自任，則勇敢不及耶穌。卽耶穌復生後，門徒猶未深信，尙有失望之心，而獨耶穌，雖在十字架，仍握勝世之權，則操守不及耶穌。雖至後來，門徒仁愛，勇敢，操守，終得加增，亦終能勝世，然必積漸而至，層累而成。未若耶穌，自始迄終，皆無變易，所以傳道之始，教訓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九百七十章 總論耶穌言行

壹

之意，則偏袒於羅馬人，設如法利賽黨之意，則偏袒於猶太人，乃耶穌則據理直陳，兩無偏倚，且見窘於猶太人者屢矣，見輕於羅馬人者亦屢矣，以常人處此，二者必兼惡之，而獨耶穌雖遭猶太人之傾陷，終不能使之疏猶太，而親異邦，雖遭羅馬人之凌夷，終不能使之疏異邦，而親猶太，故在撒馬利亞時，雖爲鄉人所拒，仍令行汲之婦，得蒙恩澤，以表仁慈，極至稅吏娼妓之流，一旦痛悔前非，卽與以自新之路，可見耶穌之心，在國，則無此疆彼界之別，在人，則無此輕彼重之分也，越至於今，主道盛行，凡有信徒，皆奉此爲圭臬，所以傳道救靈，不分中外，扶危濟急，不辨恩仇，視耶穌在世時，人心已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百七十章總論耶穌言行

五五

多不變，惟其道則自耶穌始，孔子曰：述而不作，耶穌雖亦述者，然惟述於天父，而非述於世人，由此觀之，可見耶穌實與上帝爲同體矣，先卽其德性論之，大凡男子之性，每多剛烈，女子之性，每多柔慈，惟上帝德性，則剛柔兼備，故不獨爲世人大父，且更爲世人大母，卽其所發現者觀之，旣和風甘雨，亦電掣雷轟，則剛柔相濟矣，旣健行不息，亦循序遞更，則剛柔合德矣，若夫耶穌遇疾痛者，則極意矜憐，遇喪亡者，則傷心慟怛，卽使屢遭窘逐，猶且哀憐不置，若母雞之翼，離卽使將及臨刑，猶因眾婦哭隨，特以婉詞慰勞，其柔慈爲何如，而獨不避險阻，不畏豪強，所以逐貿易者，斥僞善者，義正詞嚴，始



終如一，希律之威不足餒其氣，撒但之術不足易其操，慷慨以捐生，從容以就義，其剛烈爲何如，問有能剛柔兼備，如是者乎，無有也，故惟上帝，其威嚴最難干犯，其仁慈又最易感通，耶穌亦然，匹夫失所，卽足動其悲憫之心，眾敵當前，不足撓其堅剛之氣，而謂非雨露之恩，雷霆之怒，皆歸耶穌掌握之中哉，又卽其行論之，百行以孝爲先，耶穌則孝於天父，孝於所生，合天倫人倫而兼盡，緬自童年之始，京華守節，卽知父室瞻依，故里言旋，更識高堂承順，迨將離世之時，力成父旨，使天國臨格人間，毋貽親憂，合愛徒承歡暮景，凡此皆足以證其孝爲極致也，百行以愛爲本，耶穌則愛及同人，愛及仇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七十章總論耶穌言行

頁七

敵，遍當世後世而不遺，狐猶有穴，而猶周遊傳道，曾無片席安居，羊縱異牢，仍合識聲相從，使得同羣共牧，躬遭荼毒，猶且爲眾祈禱，邀赦免之深恩，身卽超升，猶且親囑及門，往授徒於普世，凡此皆足以證其愛莫與京也，是又爲上帝子之據也，更卽其言論之，當其始也，則曰：父愛子，以己所行示之，及其終也，則曰：父乎，我神託爾矣，可見耶穌之心，常與上帝相通，故其身中，常具永生妙用，昔釋迦牟尼，以爲別有永生之佛，於是嚴戒，行空色相，以求與佛相通，得生極樂世界，而獨耶穌，無須此也，蓋其臨世，旣自父來，故與天父，默相感孚，毫無隔閡，非然者，雖捐生以爲眾，於理未當，於事無益，惟有捐

之之權更有復之之權故卽以此權順承父旨勝敵死亡是卽永生之據因卽以爲信徒嗣業所以耶穌特令天父權能每自己身而顯故嘗謂腓力曰見我卽見父亦令普世信徒皆得永生之賜故嘗謂馬大曰信我者永不死凡此皆足爲上帝子之明徵也故其證據之最  
大者莫若耶穌自證之言凡人雖極誇張一遇艱危無不矜平躁釋乃耶穌平日謙卑遜順從無自大之心惟自證爲上帝子則在門徒之前庸眾之前仇敵之前官長之前以至天父之前無論安危常變始末初終皆無改易可見其中顯然有據不能自諱爲非況猶太人常欲加害之故特爲耶穌自稱上帝子之由所以耶穌亦耶穌事蹟效

卷九

第一百七十章總論耶穌言行

夏



確乎。既爲上帝子。則其言語德行。不更當法當守乎。

耶穌事蹟攷

卷九

第一百七十章 總論耶穌言行

頁九

